

陳子展著

孔子與戲劇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15057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67B

陳子展著

孔子與戲劇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代序：

「寄愁天上，

埋憂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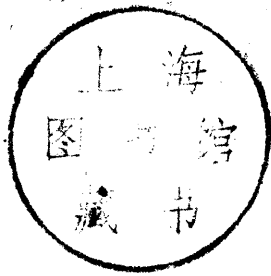
叛散五經，

滅棄風雅。」

錄仲長統述志詩句，

堊於海上狂歌當哭之日。

一九二九，除夕。



目錄

孔子與戲劇

- 一 孔子與優人女樂 二
- 二 關於『子見南子』的一場官司 九
- 三 讀『子見南子』 四一
- 四 聖人與偶像 四六
- 五 孔子——孫中山 五二
- 六 無可無不可主義 六〇
- 七 『丑末脚色』與『喪家之狗』 七〇
- 八 從八股文說到宋雜劇中之孔子 八〇

九	關於孔子的神話或傳說	八五
十	唱本或鼓詞中之孔子	九六
十一	石盤(擬狂言)	二六
十二	孔門弟子	二七
十三	孔子與女人	三六
十四	孔子時代的『蜡』與『儺』	四四
麒麟(小說)	谷崎潤一郎作 田漢譯	五二

附錄

一	矮奴侏儒小丑之類	一八四
二	文人與俳優	一九三
三	打蘆花(劇本)	二〇〇

孔子與戲劇

一 孔子與優人女樂

現在又是秋天到來了。不論秋丁祀孔也罷，孔子誕日也罷，總之秋天到來，好像就是報告中國人崇拜孔子舉行儀式的時候到了。皇帝時代如此，總統時代如此，主席時代亦如此。猗歟盛哉！孔子聖之時者也！

現在我不願談到孔子問題的大處，有人注意的大處。我想從它的小處下手，便談『孔子與戲劇』罷。

這是自然的，在孔子時代還沒有近代所謂戲劇之一物；可是在那時候的所謂優人女樂，我們要認它是戲劇的

或一先代，似乎是可能的。好，我們就先談孔子與優人，與女樂。

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旃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獎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史記，孔子世家，下同。】

兩國君主相見，命優倡侏儒爲戲奏樂，以盡賓主之歡，想是當時極尋常的事。孔子既拒絕「四方之樂」，說

是『夷狄之樂』，又妻說什麼『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竟加法於優倡侏儒，手足異處；雖然替魯國爭得了一點面子，這祇能算是一種外交策略；可是他於『奏樂』『爲戲』的本身似乎不懂得什麼，也於它沒有什麼損失的。祇可惜幾個優倡侏儒白白地爲他犧牲了。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

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饗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饗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倘若我們說『夾谷之會』是一齣戲，孔子祇算做了丑

脚；那末，在『齊人饋女樂』那齣戲裏，孔子就算做了正生。當然這兩件故事都是很有戲劇味兒的，孔子算是其間的一個重要脚色，孔子既是這麼樣子的一個人物，我們不必再讀鄉黨第十，就可以想像他要畫的是什麼臉譜，走的是什麼台步了。

孔子還有一件故事也是很戲劇的。便是他老先生有一次高興起來跑到衛國，北面稽首去拜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還要陪著靈公和南子同坐一車，招搖過市；氣得他的門人子路粗氣發作，直逼得他老先生賭咒發誓起來。可是孔子在這齣戲中算做什麼脚色？是『丑末』呢，不是？這就成了問題。直到今日，還是很新鮮的問題，還要累著他

的子孫打官司呢！

二 關於「子見南子」的一場官司

孔子見南子，怕真是一件不甚榮譽的事情罷？不然，在當時，他的門人子路爲什麼會氣得他賭咒發誓？後來他自己爲什麼也覺得「醜」，定要離開衛國？又爲什麼事情過了兩千幾百年，他的子孫還爲著人家排演「子見南子」要出來打官司呢？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也就是一場有趣味的官司。我們要曉得他們這場官司的始末，和他們的是非曲直，就不得不看他們打官司的文章。我可十分擔保地包你讀完了這些文章要比讀完了「半部論語」乃至全部

論說還有益得多哩！

A. 孔氏族人呈教育部文

呈爲公然侮辱宗祖孔子，羣情不平，懇請查辦，明令昭示事。竊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係山東曹州府人，北京大學畢業。賦性乖僻，學術不純。因有奧援，濫長該校。任事以來，言行均涉過激，絕非民黨本色，早爲有識者所共見。其尤屬背謬，令敵族人難堪者，爲該校常貼之標語及遊行時所呼之口號，如孔丘爲中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打倒舊道德，打倒舊禮教，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打

倒衍聖公府輸資設立的明德學校。兼以粉鉛筆塗寫各處，孔林孔廟，時有發見。防無可防，擦不勝擦。人多勢強，暴力堪虞。鈞部筭持全國教育，方針所在，施行劃一，對於孔子從未有發表侮辱之明文。該校長如此放縱，究係採取何種教育？稟承何項意旨？抑或別開生面，另有主義？傳培等既屬孔氏，數典固不敢忘祖，勸告徒遭其面斥。隱忍至今，已成司空見慣。詎於本年八月六日該校演戲，大肆散票，招人參觀，竟有『子見南子』一齣。學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員裝成南子，冶豔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綠林氣

概；而南子所唱歌詞，則詩經鄘風桑中篇也。醜態百出，褻瀆備至，雖舊劇中之大鋸缸，小寡婦上墳，亦不是過。凡有血氣，孰無祖先？敵族南北宗六十戶，居曲阜者人尙繁夥，目見耳聞，難再忍受。加以日賓犬養毅等昨日來曲，致祭林廟，侮辱條語，竟被瞥見。幸同時伴來之張繼先生立促曲阜縣政府飭差揭擦，並到該校講演，指示謬誤。乃該校訓育主任李燦堉大肆惱怒，即日招集學生訓話。謂犬養毅爲帝國主義之代表，張繼爲西山會議派腐化份子，孔子爲古今中外之罪人。似此荒謬絕倫，任意謾罵，士可殺不可辱，

孔子在今日應如何處置，係屬全國重大問題，鈞部自有權衡，傳堦等不敢過問。第對於此非法侮辱，願以全體六十戶生命負罪瀆懇，迅將該校長宋還吾查明嚴辦，昭示大衆，感盛德者，當不止敵族已也。激憤陳詞，無任悚惶待命之至。除另呈蔣主席暨內政部外，謹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蔣。具呈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堦，孔繼選，孔廣瑞，孔憲鈞，孔繼倫，孔繼珍，孔傳均，孔廣珣，孔昭蓉，孔傳詩，孔昭清，孔昭坤，孔廣霖，孔繁蓉，孔廣梅，孔昭昶，孔憲劍，孔廣成，孔昭棟，孔昭鎧，孔憲蘭。

B. 教育部訓令第八五五號（令山東教育廳）六月廿六日

據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堉等控告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請查辦等情前來。查孔子誕日全國學校應各停課，講演孔子事蹟以作紀念。又是項紀念日奉行政院第八次會議議決定爲現行曆八月二十七日。復於頒定學校學年學期及休假日期規程時，遵照編入，先後通令遵行各在案。原呈所稱各節如果屬實，殊與院部紀念孔子本旨大相違反。據呈前情，除以一呈悉。原呈所稱各節是否屬實，仰令行山東教育廳

查明核辦具報』等語批示外，合行抄發原呈，令仰該廳查明，核辦，具報。此令。

C. 教育部朱參事及山東教育廳會銜呈復文呈爲會銜呈復事。案奉鈞部訓令，以據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增等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請查辦等情，飭廳查明核辦，并派葆勤來魯會同教育廳查辦具報等因，奉此，遵由職廳飭派省督學張郁光隨同葆勤馳赴曲阜實地調查，對於本案經過情形備悉梗概。查原呈所控各節，計有三點，一爲發佈侮辱孔子標語及口號，二爲表演子見南子戲劇，三爲該校訓育主任李燦

尊召集學生訓話，辱罵犬養毅張繼及孔子。就第一點言之，除『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之標語該校學生會確曾寫貼外，其他如『孔子爲中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標語均查無實據。就第二點言之，子見南子一劇確會表演。惟查該劇本並非該校自撰，完全根據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內林語堂所編成本。至扮演孔子腳色，衣冠端正，確非『丑末』。又查學生演劇之時，該校校長宋還吾正因公在省。就第三點言之，據由學生方面調查所得，該校早晚例有訓話一次。當時歡迎犬養毅張繼二先生散會後，該

校訓育主任於訓話時曾述及犬養氏之爲人及其來華任務，並無辱罵張氏，更無孔子爲古今罪人之語。再原呈署名人據查多係鄉居，孔子族人之城居者對於所控各節多漠視之。總計調查所得情形，該校職員似無故意侮辱孔子事實。祇因地居闕里，數千年來曾無人敢在該地對於孔子有出乎敬禮崇拜之外者，一旦編入戲曲，摹擬容聲，駭詫憤激，亦無足怪。惟對於該校校長宋還吾究應若何處分之處，職等未敢擅擬。謹根據原呈所控各節，將調查所得情形，連同子見南子劇本，會銜呈復，恭請鈞部鑒核，批示祇遵，實爲公便。謹

呈教育部部長蔣。附呈奔流月刊一冊。參事朱葆勤，兼山東教育廳廳長何思源。

C.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答辯書
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培等控告山東省立第二師範
校長宋還吾侮辱孔子一案，業經教育部派朱參事
葆勤及山東教育廳派張督學郁光來曲查辦。所控
各節是否屬實，該員等自能相當報告。惟茲事
原委，還吾亦有不能已於言者，特縷析陳之。

原呈所稱『該校常貼之標語及遊行時所呼之口
號』等語，查各紀念日之羣衆大會均係曲阜縣黨
部招集，標語口號多由黨部發給，如『孔丘爲中

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標語及口號，向未見聞。至『打倒舊道德』『打倒舊禮教』等標語，其他民衆團體所張貼者容或有之，與本校無干。『打破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當是本校學生會所張貼之標語。姑無論學生會在黨部指揮之下，還吾不能橫加干涉；縱使還吾能干涉，亦不能謂爲有辱孔門，而強使不貼。至云『打倒衍聖公府輸資設立之明德中學』，更屬無稽。他如原呈所稱『兼以粉鉛筆塗寫各處，孔林孔廟時有發見，防無可防，擦不勝擦』等語，粉鉛筆等物何地蔑有？果何所據而指控本校？繼云

『人多勢強，暴力堪虞，』更無事實可指。本校縱云學生人多，較之孔氏六十戶，相差何啻百倍？且赤手空拳，何得謂強？讀書學生，更難稱暴。本校學生平日與社會民衆向無牴牾，又何堪虞之可言？

至稱本校演子見南子一劇，事誠有之。查『子見南子』見於論語。論語者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羣倫奉爲聖經，歷代未加刪節，述者無罪，演者被控，無乃太冤乎？且原劇見北新書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係語堂所編，流播甚廣，人所共見。本校所以排演此劇者，在使觀衆明了禮教與

藝術之衝突，在藝術之中認取人生真義。演時務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極莊嚴。扮南子者古裝秀雅，舉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劍佩，頗有好勇之致。原呈所稱『學生抹作孔子，丑未脚色；女教員裝成南子，淫冶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綠林氣概，』真是信口胡云。若夫所唱歌詞，均係『三百篇』舊文，亦原劇本所有。如謂桑中一篇有瀆聖明，則各本詩經均存而不廢，能受於庭下，吟於堂上，獨不得高歌於大庭廣衆之中乎？原呈以桑中之篇，比之於小寡婦上墳及大鋸缸，是否孔氏庭訓之真義，異姓不得而知也。

又據原呈所稱犬養毅張繼來本校演講一節，係本校歡迎而來，並非秉承孔氏意旨，來校指斥謬誤。本校訓育主任招集學生訓話，係校內例行之事，並非偶然。關於犬養毅來中國之意義，應向學生說明。至謂『張繼先生爲西山會議派，腐化份子，』云云，係張氏講演時所自言之。至云『孔子爲古今中外之罪人』，此類荒謬絕倫，不合邏輯之語，本校職員縱使學識淺薄，亦不至如此不通。況本校訓育主任李燦坤係本黨忠實同志，歷任南京特別市黨部訓練部指導科主任，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秘書，向來站在本黨

的立場上，發言謹慎，無可疵議。山東教育廳訓令第六九三號，曾謂『訓育主任李燦坤對於黨義有深切的研究，對於工作有豐富的經驗，平時與學生接近，指導學生得法，能溶化學生思想歸於黨義教育之正軌，訓育可謂得人矣。』該孔氏等隨意誣蔑，是何居心？查犬養毅張繼來曲，寓居衍聖公府，出入皆乘八拾大轎。校人傳言，每饌價至二十六元。又云餽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數色。張繼先生等一行離曲之翌日，而控還吾之呈文即已置郵，此中線索，大可玩味。

總觀原呈，滿紙謊言，毫無實據。謂爲『侮辱孔

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縱使所控屬實，亦不出言論思想之範圍，盡可公開討論，無須小題大做。且『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載在黨綱，誰敢違背？該孔傳堦等捏辭誣陷，越級呈控，不獲罪戾，而教部竟派參事來曲查辦，似非民主政治之下所應有之現象。

又據原呈所稱全體六十戶云云，查六十戶者實孔氏特殊之封建組織。孔氏族人別爲六十戶，每戶有戶首，戶首之上有家長。家長戶首處理各戶之訴訟，每升堂，例陳紅黑鴨嘴棍，訴訟者則跪陳

事由，口稱大老爺，且動遭肉刑，儼然專制時代之小朝廷。聽訟則以情不以理，所謂情者大抵由金錢交易而來。案經判決，雖至冤屈亦不敢訴諸公堂。曲阜縣知事對於孔族及其所屬之訴訟，向來不敢過問。家長戶首又可以勒捐功名。例如捐廟員者每職三十千至五十千文。而勒捐之事又層出不絕。戶下孔氏含冤忍屈，不見天日，已有年矣。衍聖公府又有百戶官職，雖異姓平民，一爲百戶，卽殺人凶犯亦可逍遙法外。以致一般土劣爭出巨費乞求是職。雖鄰縣鄰省，認捐者亦不乏人。公府又有號喪戶條帶戶等名稱，尤屬離奇。

是等官員大都狐假虎威，欺壓良善；不僅害及戶下孔氏，直害及異姓民衆；又不僅害及一縣，且害及鄰封。戶下孔氏受其殃咎，猶可說也！異姓民衆，獨何辜歟？青天白日旗下，尙容有是制乎？

本校設在曲阜，歷任皆感困難。前校長孔祥桐以開罪同族，至被控去職，銜恨遠引，發病而死。繼任校長范炳辰，蒞任一年之初，被控至十數次。本省教育廳設計委員會主將本校遷至濟寧，遠避封建勢力，不爲無因。還吾到校以來，對於孔氏族人向無不恭。又曾倡議重印孔氏遺書，如

微波樹叢書以及儀鄭堂集等，表揚先哲之思，不爲無徵。本校學生三百餘人，隸曲阜縣籍者將及十分之二。附屬小學四百餘人，除外縣一二十人外，餘盡屬曲阜縣籍。民衆學校婦女部，完全爲曲阜縣學生。所謂曲阜縣籍之學生，孔氏子女殆居半數。本年經費困難萬分，因曲阜縣教育局取締私塾，學校無處就學，本校附小本七班經費，又特開兩班以資收容。對於地方社會及孔子後裔不謂不厚。本校常年經費五六萬元，除薪俸支去半數外，餘多消費於曲阜縣內。學生每人每年率各消費七八十元。曲阜縣商業所以尙能如今者，

本校不爲無力。此次署名控還吾者並非六十戶首，多係鄉居之人，對於所控各節未必知情，有無冒簽假借等事亦難確定，且有土劣混躐其中。經還吾詢問，凡孔氏稍明事理者，類未參加此事。且謂孔傳璿等此種舉動實爲有識者所竊笑。縱能如彼等之意將校長查明嚴辦，昭示大衆；後來者將難乎爲繼，勢非將本校遷移濟甯或兗州，無法辦理。若然，則本校附小四百學生將爲之失學，曲阜商業將爲之蕭條矣。前津浦路開修時，原議以曲阜縣城爲車站，衍聖公府迷信風水，力加反對，隊改道離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至使商賈

行旅均感不便。馴至曲阜縣城內社會仍保持其中古狀態，未能進化。由今視昔，事同一例。曲阜民衆何負於孔傳墳等，必使常在半開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卽孔氏子弟亦何樂而爲此？孔氏六十戶中不乏開明之士，當不能坐視該孔傳墳等之胡作非爲而瞑然無覩也。

更有進者：還吾自加入本黨，信奉總理遺教，向未違背黨紀。在武漢時，曾被共產黨逮捕下獄兩月有餘，分共之後，方被釋出。原呈所謂『言行均涉過激，絕非民黨本色』云云者，不知果何據而云然？該孔傳墳等并非本黨同志，所謂過激本

色之意義恐未必深曉。今竟誣告本黨同志，本黨應有所以處置之法；不然效尤者接踵而起，不將從此多事乎？還吾自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從事教育歷有年所。十五年秋又入廣州中國國民黨學術院，受五個月之嚴格訓練。此次任職，抱定三民主義教育宗旨，遵守上級機關法令。凡有例假，無不執行。對於院部功令向未違背。且北伐成功以還，中央長教育行政者，前爲蔡子民先生，今爲蔣夢麟先生，在山東則爲教育廳何仙槎廳長，均係十年前林琴南所視爲「覆孔孟，亂倫常」者也。蔡先生復林琴南書猶在言行錄中，蔣

先生主編新教育，何廳長著文新潮，還吾在當時景佩實深，追隨十年，舊志未改。至於今日，對於院部本旨所在，亦不願稍有出入。原呈『鈞部堯持全國教育，方針所在，施行劃一，對於孔子從未有鄙夷侮辱之明文，該校長如此放縱，究係採取何種教育？稟承何項意旨？抑或別開生面，另有主義？』云云，顯係有意陷害，無所不用其極。

還吾未嘗出入孔教會之門，亦未嘗至衍聖公府專誠拜謁，可謂賦性乖僻。又未嘗日日讀經，當然學術不純。而本省教廳訓令第六九三號內開：

「校長宋還吾態度和藹，與教職員學生精神融洽，作事頗具熱誠，校務支配，均甚適當，對於教員之聘請尤爲盡心」云云，不虞之譽，竟臨藐躬，清夜自思，良不敢任。還吾籍隸山東舊曹州府城武縣，確在北京大學畢業，與本省教育廳何廳長不無同鄉同學之嫌，所謂「因有奧援」者殆以此耶？但因與廳長有同鄉同學之嫌，即不得充校長，不知依據何種法典，院部有無明令？至於是否濫長，官廳自可考查，社會亦有公論，無俟還吾喋喋矣。還吾奉職無狀，得罪巨室，至使孔傳堃等夤緣權要，越級呈控，混亂法規之程序；

教育無法進行，學生因之徬徨，午夜疚心，莫知所從。本宜躬候裁處，靜默無言，但恐社會不明真相，評判無所根據，故撮述大概如右，邦人君子，其共鑒之！七月八日

五. 教育部訓令第九五二號（令山東教育廳）
查該省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業令行該廳查辦，加派本部參事朱葆勤，會同該廳嚴行查辦各在案。茲據該參事廳長等將查明各情會同呈復前來，查該校校長宋還吾既據該參事廳長等會同查明尚無侮辱孔子情事，自應免

予置議。惟該校校長以後須對學生嚴加訓誥，並對孔子極端尊崇，以符政府紀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據情並將本部處辦情形呈請行政院鑒核轉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該廳知照，並轉飭該校校長遵照。此令。

F.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呈山東教育廳文呈爲呈請事。案據山東民國日報山東黨報二十八日登載教育部訓令九五二號內開云云。查辦以來，引咎待罪，二十餘日，竟蒙教育部昭鑒下情，免予置議，感激之餘，亟思圖報。惟關於訓誥學生，尊崇孔子兩點，尙無明文詳細規定，恐

再有不符政府紀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致重罪戾。又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紀念爲期已迫，是以未及等候教廳載令到校，提前呈請。查孔家哲學之出發點，約略言之，不過一部易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類此乾坤定位，貴賤陳列，以明君臣之大義，以立萬世之常經的宇宙觀，何等整齊！自民國肇造以來，由君主專制之政體一變而爲民主民治，由孔家哲學之觀點論之，實不啻翻天倒澤，加履首上，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乾坤毀滅，陰陽錯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如此則孔家全部哲學尙何所根據乎？此後校長對學生有所訓誥，如不闡明孔子尊君之義，則訓誥不嚴，難免違反部令之罪；如闡明孔子尊君之義，則又抵觸國體，將違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六十條。校長在武漢被共黨逮捕入獄八十餘日，飽嘗鐵窗風味，至今思之，猶覺寒心；何敢再觸法網，重入囹圄？校長効力黨國，如有罪戾，應請明令處置；如無罪戾，何爲故使進退維谷？校長懷刑畏法，祇此一端，已無以自處。竊謂應呈請部院刪除刑法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六十條；或明令解釋講演孔子尊君之義爲不抵觸國

體，則校長將有遵循，能不獲罪。又查尊崇孔子最顯著者莫過於祭孔典禮。民國以來，祭孔率行鞠躬禮，惟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則定爲服祭天服，行跪拜禮；張宗昌在山東時亦用跪拜禮。至曲阜孔裔告祭林廟時，自袁世凱以來，以至今日，均係服祭天服，行跪拜禮，未嘗稍改。本校設在曲阜，數年前全校師生赴孔廟參加祭孔典禮，曾因不隨同跪拜，大受孔裔斥責，幾起衝突。刻距現行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爲期不足一月，若不預製祭天服，定行跪拜禮，倘被孔裔控告爲尊崇孔子未能極端，則校長罪戾加重，當何詞以自

解？若預製祭天服，則限於預算。款無所出。實行跪拜禮，則院部尙無功令，冒然隨同，當然獲罪。且查曲阜衍聖公府輸資設立明德中學向無所謂星期，每舊曆庚日則休息一日，名曰旬休。舊曆朔望例須拜孔，行三跪九叩禮。又每祭孔之時，齊集廟內，執八佾舞於兩階。本校學生如不從同，則尊崇不能極端；如須從同，是否違背院部功令？凡此種種，均請鈞廳轉院部，明令示遵。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廳長何。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

七月二十八日

G. 山東教育廳訓令第一二〇四號 八月一日

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調廳另有任用，遺缺以張敦訥接充。此令。

附記：

右關於『子見南子』控案文書凡七件。A B C 三件均見本年七月十六日申報，我曾把它錄在孔子與優人女樂那章裏，發表於南國週刊第四期。其他則後來錄自語絲第五卷第二十四期魯迅先生所編關於子見南子。尙有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生會

通電，濟南通信，子見南子案內幕，小題大做，
宋還吾爲辱孔問題答大公報記者等篇未錄。

三 讀『子見南子』

『行年五十六，到今日纔明白藝術與認識人生。』
是的，這纔是真正的詩，真正的禮，真正的樂。

別種的雅頌及別種的揖讓都是無謂的，虛飾的。』

這是謹守周公之禮的孔子會見了南子，看了她和幾個歌女的『桑中』的樂舞而發的贊聲。所謂禮教也者，似已暫時在藝術空氣之中被屈服了。如果我們承認詩經真正經過孔子之手的刪定，那末，他不刪去鄭衛鄘諸國的許多詩，——屬於所謂淫褻的詩，似乎也可以說他認識了真正

的詩。同時似乎還可以說他明白了藝術，認識了人生。

『我想飲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義，就是生命之河的活源，得著這河源滾滾不絕的灌溉，然後能暢茂向榮。男女關係是人之至情，至情動，然後

發爲詩歌，有詩歌然後有文學。』

這是南子對著孔子說的。原來『男女有別，這是三代相傳，周公制定的。』孔子既是謹守周公之禮，常常夢見周公的人，但是他到衛國偏要去拜見衛靈公夫人南子；刪詩的時候，又要存留『桑中』之會，『城隅』之盟，『蔓草』之樂一類淫奔野合的詩，孔子何嘗一點也不懂得『飲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義？』祇因爲周公的禮和南子的禮根

本不同；他相信周公太過了，他就不能相信南子；他感到周公主義和南子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結果，他就不能不離開衛國，離開他所謂當今之賢君衛靈公，及其賢臣公子渠牟林圃慶足蘧伯玉史嚚一班人了。

子路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嗎？

孔丘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孔子雖然一生栖栖皇皇，是一個急於救世的人，但他先要救出他自己。他一生救世的奮鬥祇成了他救自己的奮鬥。他一生政治的活動幾乎一幕一幕地都是悲劇。不過我們可以從他這種奮鬥的悲劇之中看出他的偉大，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他的偉大的話。

以上是我最初讀過了林語堂先生子見南子一劇之後所感到的。排演這樣的劇本，何以見得一定侮辱了孔子？我以為不是這個劇本的問題，舊唐書裏面載有一回這樣的事：

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

是日雜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

得侮黷？』亟命驅出。【文宗紀】

又宗史裏面有一回這樣的事：

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

戲，道輔斲然徑出。【孔道輔傳】

唐文宗不許雜戲人弄孔子，是以孔子爲聖人。孔道輔

怒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爲戲，大約是以爲侮辱了他的宗祖。武聖關岳是可以入戲的，何以文聖孔丘就不可以入戲？曹操秦檜是常常入戲的，何以曹姓秦姓的人不會要打官司，說是侮辱了宗祖？這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孔子入戲可以扮些什麼腳色，在子見南子一劇中是否扮作丑角；又桑中之詩是否淫詩而不可以歌唱，這也值得我們無事談談的了。

四 聖人與偶像

——爲什麼不能把孔子扮戲？

——因爲他是聖人。

——爲什麼不能把聖人扮戲？

——因爲唐突了聖人，褻瀆了聖人，侮辱了聖人。

倘若我們不憚煩地再進一步發問：爲什麼把聖人扮戲就會唐突了他，褻瀆了他，或侮辱了他呢？皇帝也稱聖人，各朝皇帝是可以把他扮戲的；關羽岳飛也稱聖人，雖然說是武聖，究竟文聖武聖其揆一也；而武劇中總少不了

關岳的，爲什麼孔子這位聖人就不可以把他扮戲呢？我的答案是：孔子爲中國古今以來第一個偶像，自從漢高帝殺牛祭孔，漢武帝提倡孔教以來，孔子隱然爲一國之教主，所謂『大成至聖』，『萬世師表』，『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國人崇拜之誠，殆有過於基督教徒之於耶穌基督，回回教徒之於摩罕默德，佛教徒之於釋迦牟尼。偶像是祇許人家崇拜頂禮的；最大的偶像須用最大的尊敬；倘有超於尊敬崇拜以外之舉動，便是『大不敬』。何況把他扮戲，最足以損失他的尊嚴呢！

人家從來祇把戲劇看爲玩弄的，諧謔的，不莊重的，無益的一種東西；不會把它視爲一種高貴的，嚴肅的藝術。

那末，你要把人家最崇拜頂禮的對象，所謂聖人——孔子來扮戲，自然要引起人家的怪詔，以爲你敢大膽地把聖人玩弄諧謔，就要說你是唐突，侮辱，或褻瀆聖人了。

聖人是大如天的，所以要用祭天之禮祭孔子；聖人是貴如皇帝的，所以要用八佾之樂享孔子，孔子是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師表的，所以於羣聖之中獨尊孔子。這是出自中國封建政治的基本思想，政教合一的思想，即所謂『君師主義』。『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封建社會是以君師與天地先祖合爲所謂禮之『三本』的。於是我『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就得與天地君主先祖同尊並列了。而『君師者治人之本』，所以孔子治人之學首在尊君，

君主治人之術重在尊孔。漢高祖改正溺儒冠之舊習，豈徒然哉？袁皇帝穿起祭天服以祀孔，良有以也！在封建勢力還在掙扎它的最後一息的時代，它所依賴以爲護符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自然是不許你犯著大不敬地來把他扮戲，而拉下他最後的尊嚴的。

再有一種理由：

戲劇可以說是人生相，社會相的再現。我們從這樣的戲劇裏纔得以省識社會的真，人生的真。俗言道：『人生不過一台戲』，在這一意義上，這話似乎說的不錯。不過凡是叫人崇拜的偶像，是不許人家裸露他的『真』的，除非宣傳他的所謂『聖蹟』。倘若這種偶像原來也不過是一

個平常的人，扮起戲來，使人看到他的真相的再現，說道：『呵！原來如此。』那末，這個偶像便要失其威嚴了。

孔子最初也不過是一個尋常的人，在當時還是常常被人家作爲開頑笑的人物。到了漢以後，他纔一朝一代地愈覺『聖』起來，他纔好像成了一個箭靶，被一些聖人之徒把人類許多『聖』〔？〕的地方都向他射去，所以說他『集羣聖之大成』，恭維他是『大成至聖』，『萬世師表』！可是我們祇須懂得『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天下之惡皆歸之，』這個道理，同樣，就會懂得『孔丘之聖不如是之甚，天下之聖皆歸之，』是何道理了。在這宗道理尙未家喻戶曉的時候，孔子還在作爲至高無上的偶像去崇拜的時

候，你要把他的真相如實地扮演出來，那末，自然會有人說你『大不敬』，他的子孫還要和你打官司的。

五 孔子——孫中山

一九二九年的中國戲劇運動上最值得大家注意的：不是南國社在南京上海的第二次公演，及其排演王爾德的莎樂美；不是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第一屆畢業同學在天津的公演；也不是歐陽予倩唐槐秋諸人在南方主持廣東省立戲劇研究所；也不是趙太侔王泊生夫婦以及萬籟天諸人在北方主持山東省立實驗劇院；更不是幾個書店老板不怕賠本，肯印幾種關於戲劇的雜誌；乃是子見南子因在曲阜排演而鬧官司，孫中山之死想在南京排演而被『婉爲制

止』。前者可以說是藝術與道德或宗教（倘若我們承認孔子是一個教主。）的衝突，後者可以說是藝術與政治的衝突。本來那是兩件事，卻也不妨看作一件事，而相提並論。何況據說孔子與孫中山有什麼關聯呢。

去年【按指民國十三年】有一箇俄國的革命家去廣東問

先生【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

先生答復他說：『中國有一箇正統的道德思想，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

繼承這一箇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

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

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見中山叢書。」

照上面這麼說，原來孫中山先生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這個『道統』的人物。他和孔子有先聖後聖的關
係。事情真來得湊巧，北方剛有人演過孔子的戲，南方又
有人想演孫中山的戲；孔子的戲不好上演，自然孫中山的
戲也就不能上演了。下面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
傳部致南國社的一封公函。

逕啟者：送來油印劇本孫中山之死一冊，細加審
閱，在貴社視之，當然爲苦心經營之作；但本部
爲蘄求總理之偉大人格畢肖表現，及貴社尊崇總

理計，以爲尙未至公開表演絕無遺憾之時期。本部深信此劇之說白動作宜加長時間之研究，多方面之體會，絕非三數人一時揣摩所能盡善盡美。若曰不妨嘗試，則以總理偉大崇高之人格爲藝術家嘗試之資，當亦爲貴社與本部所不忍。本部對於總理平生之寫演，願與貴社長爲共同之努力，以求心安理得之成功。此時在貴社固不宜倉卒公演，在本部亦不敢倉卒允許也。〔見南國社第二次公

演時贈送之南國週刊創刊號。〕

說：「……這次新作孫中山之死，頗信是以十分虔敬與理

解寫成的，而在南京不能演，頗爲這次南征的遺憾。中央黨部許供給材料，俾成完璧，卻是我們所感激的。……」

〔田漢講，敬輿記，南國社的事業及其政治態度。下同。〕當時戴季陶先生在招待席上和田漢先生洪深先生大家辯論藝術和政治的話，我沒有去聽得，我想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們傾聽的地方。現在，我再把田漢先生的演詞，鈔錄一點在這裏，介紹給未曾聽過這個演講，或未曾看過這個演講筆記的，似乎不是全無意義的事罷。

……前幾天戴季陶先生在招待我們的宴會上，說他先前雖與春柳社新舞台作過朋友，現在又與南國社作朋友。當時我說希望他允許我們做他的譯

友。因爲藝術同政治，有時是朋友，有時是敵人。賢明的政治勢力能助他滋長，像Pericles時代的希臘藝術之隆盛。但政治時常是維持現狀的，而藝術時常是對於將要停滯，將要固定的現狀之衝破力。……總理說過一句話，當同志反對她與孫夫人結婚的時候：『我是人，不是神。』現在我們幾乎把中山先生當作至高無上的神，但我終覺得倒不如當中山先生是一個普通的人好。希臘的神許多是半人半神的，所謂Semi-Gods，和人們一般的飲食男女，也會歡喜，也會發怒。……總理至少也像這樣吧。總理並非完全無缺的。完

全無缺的，那就是全智全能的基督教的神了。因爲是有缺憾的人，所以與我們特別親近，因爲是完全無缺憾神，便要一天天與我們隔得遠了。因爲是有缺憾的人，所以有發展；因爲是全智全能的，所以一切是決定的，沒有發展。而社會的情況和舞臺裝置一樣，隨時變遷的。國民黨要有發展，當把總理看成希臘的半神，而不可當他是全智全能的基督。這是我們感謝之餘，想希望於黨部諸先生的。

孫中山先生

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
弔民伐罪，功業並美列寧。

受業戴傳賢

六 無可無不可主義

『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孔子說伯夷叔齊是不肯降志辱身的了，柳下惠少連則肯降志辱身，虞仲夷逸就祇隱居放言：他自己呢，他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因為他是無可無不可的，所以他纔能一車兩馬，（？）周遊列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因為他是無可無不可的，所以佛胥據中牟作亂，使人

找他，他也想去；子路責問他，他說：『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因為他是無可無不可的，所以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因為他是無可無不可的，所以他纔肯北面稽首去見南子。衛靈公和南子出遊，宦官雍渠做『大車』〔參乘〕，叫他做『二車』〔次乘〕，招搖過市，他也肯去。

他見南子，子路不大悅服，這是子路還不懂得他的『無可無不可主義』。但他卻祇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其實他於這件事也可以教訓子路說：『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我以為我們要懂得孔子的『無可無不可主義』，纔可以懂得子見南子那個劇本寫孔子的性格態度是很成功的。你看他寫孔子和南子初見面的時候：

南子 寡小君渴慕先生令名已久，以不獲一觀丰

儀爲悵。今日叨蒙賜顧，寡小君心中欣喜不勝，祇恨相見太晚。今奉白璧一雙，聊

表企慕之忱。（將一對白璧遞與雍渠。）

孔丘 （急伏地稽首）君賜不敢不受。（伸手受

玉，又回原座。）

南子 夫子喜歡玉不喜歡？

孔丘 當然喜歡的。

南子 我也很喜歡的，孔夫子喜歡那一種，是白璧呢，是翠玉呢，還是琅玕翡翠？

孔丘 （一時答不出來，茫無頭緒似的。）白璧好。

南子 我倒以為翠玉色澤最美，做耳環，做璫璫，都磷磷光彩可愛，

孔丘 是的！是的。白璧有白璧的好，翠玉有翠玉的好。總而言之，兩樣都好。凡是玉都是好，都可愛。

南子 這怎麼講？

孔丘（從容的）玉的可愛，因為他比君子的德。

溫潤而澤，這是仁；縝栗而理，這是智；

堅剛而不屈，這是義；廉而不剝，這是

禮；折而不撓，這是勇。有此五德，所以

可愛。

孔子拜見南子的時候，是否曾賜孔子白璧一雙？我們用不著費力去考證。這種添加的情節，祇要不十分違背歷史的事實，是可以由作者逞其運用之妙品。何況孔子說玉有君子之德，是本有其語的呢。【見荀子法行篇，又見孔子家語問玉篇。】作者把這個材料放在這裏，很深刻的畫出孔子無可無不可的態度，自是十分巧妙的了。

『無可無不可』的精義，本來是應該無所『執』，即是孔子所說的『四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但是你一定要說他全無所『執』嗎？又不是。你最好也是用『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去對付他。可以把他看做有所『執』，可以把他看做無所『執』。他所『執』的是什麼？你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是『中』。換一句話說，他是『執中』。據說這『執中』是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直到孔子聖聖相傳的『心法』，也即是『中庸之道』。大約老莊楊墨申韓之流，理有獨到，言有過激，都不是『中庸之道』，所以不會列入這個『道統』。自從孟子闢楊墨，漢武黜百家，孔子之道獨霸中國，『中庸之道』就像鑄定了中國民族的

性格。從此折衷，中正，穩健，調和，乃至圓滑，漂亮，……一切『中庸之道』成爲中國人認爲做人處世的至高無上的美德。施之於政治學術，卽有所謂巍巍，蕩蕩，平平的『王道』，『聖功』。這是中國民族性唯一的最高的理想。關於政治學術方面，我可沒有那樣大的野心和勇氣去談，我祇來談談做人處世罷。

有人說：『現在中國的所以亂，由於正氣消沈。』我不知他所謂『正氣』所含的意義是什麼，卻也不妨高舉一隻手說一聲『附議』。我以爲我們如果真要提倡『正氣』的話，首先就要反對所謂自古以來聖聖相傳的『心法』——『執中』，『中庸之道』。因爲叫人『執中』，叫人

『中庸』，似乎無以異於叫人『滑頭』，叫人『騎牆』。『牆上一堆草，風吹兩邊倒，』這是滑頭人物的象徵，也就是騎牆主義的妙諦。一個人祇要懂得這種道理，使會這個法寶，他可以像孫猴子一樣，搖身一變，無數毫毛無數身，使你猜他不著。他可以像 Lon Chaney 化裝一樣，化出幾十個面孔，乃至無數面孔，使你不曉得他那個面孔是真。這樣的人，你說他是新嗎？他卻舊。你說他舊嗎？他似新。你說他真嗎？他很假。你說他假嗎？他似真。他今日要你向左來嗎？你須提防他明日又要你向右去。他可左可右。他今日罵你是反動嗎？你可以聽到他明日喊你做同志。他時反時覆。……你說他這樣是無羞恥嗎？他以爲這

樣纔有福氣。你罵他這樣是不要臉嗎？他以為這樣纔有面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簡直不成什麼東西，但他又什麼東西都是的。他的雅號只是『長樂老』，他的混名祇是『不倒翁』。他的哲學祇是一以貫之的『執中』，『中庸之道』，『無可無不可主義』！這樣的人真堪『與孔子同壽』了！

子見南子那個劇本，描寫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去見南子：描寫孔子的『擇善〔？〕而固執之』——畢竟離開衛國，直把孔子的全人格都表現出來了。從這裏我們纔可以看見真的孔子。因為自從孟子贊頌了一聲『孔子聖之時者也』以來，大家都以為孔子祇是所謂『時中之聖』，

孔子之道祇是所謂「中庸之道」，孔子主義祇是「無可無不可主義」！

七 『丑末脚色』與『喪家之狗』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學生排演子見南子的時候，究竟把孔子扮作什麼脚色？

告狀者說：『學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

調查者說：『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確非丑末。』

辯訴者說：「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極莊嚴。」又說：『在籌備演子見南子的時候，我曾教學生到孔廟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過細地看一下。對於論語，尤其鄉黨一篇，要著實地研究一下。單爲要演戲，

還詳細地討論過「溫良恭儉讓」五個字的意味。我們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樣澈底，但已盡其最善之努力了。」「這一段

話見宋遷吾爲尊孔問題答大公報記者書。」

這自然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其實『形狀未也』，便是扮做『丑末脚色』，也不見得什麼大不了。即如孔子曾『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就未見得算做一種了不起的光榮，曾做賤房師爺或小老爺一類的『乘田』『委吏』，又何嘗就算做一種不可說的恥辱？假使扮演『乘田』『委吏』的孔子，就難保『衣冠端正』了。至於宋校長說是演劇之先，曾教學生到孔廟參觀孔子塑像，還會著實地研究過論語鄉黨篇，可見他對於藝術的忠實。可是我以為要把

孔子編入戲劇，『摹擬容聲』，對於孔子的形貌似乎還有應加考究的地方。古書說到孔子形貌的真不少，茲據孫星衍孔子集語所引，轉錄於下。

「御覽二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孝經鉤命決」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變。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駢齒。

「御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 仲尼虎掌，是謂威

射。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 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 孔子曾應

矩，是謂儀古。

「荀子非相」 仲尼長。又云：仲尼之狀，面如

儼俱。

「白虎通姓名」 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

丘。

「論衡骨相」 孔子反羽。（又講瑞篇，孔子反

字。展按反字指頭，謂如屋宇之反，中低而四

旁高也。）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孔子至蔡，

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隻屐去，盜者置屐

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坊頂，反首，張面。

「路史後紀十」生而顴頂，故名丘而字仲尼。

四十有九表。隄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

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

據上面各書所載，孔子的儀表真是非凡！第一，孔子

的軀幹特別魁偉，代表北方人的魁偉，這是不待說的了。第

二，孔子的頭像尼丘山，中間低而四旁高。第三，孔子面

如蒙俱。據說蒙俱是一種神，驅疫的神，驅厲鬼的神，也就是方相神。古代儺祭，則設其像。周禮夏官之屬有方相氏，注：『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那末，孔子的面貌怪得可怕，就可以想見了。他如斗唇，駢齒，虎掌，龜脊，似乎還不算孔子形貌的特徵。倘若孔子的形貌真是這樣的話，把他扮飾出來，自然够得上一個大花臉了，我們不好委屈他做小花臉，不過這也並不是怕他的子孫出來打官司。至於曲阜師範學生扮演孔子，說是『衣冠端正』，『貌極莊嚴』；在孔氏族人看來，又說是『丑末脚色』；這到底是扮演者的不正確？還是孔氏族人看花了眼，或者是說謊？如界真是扮演者之過，我以為最好拖下這個扮飾

的孔子，當著孔子的子孫打他一頓板子。「請那次演劇去孔子一角的不必恐慌！」因為這是有例可援的。你看下面所說：

自廣南際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卽署一胥史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卽判云：文宣亞

聖，決若干下。〔太平廣記二百六十一引嶺南異物志。〕

這個扮飾孔子的真倒楣！這也祇怪得他自己表演的不好。我以為似乎不妨援這個例，判子見南子一劇中的孔子道：『孔子見南子，丑末脚色，決若干下。』可惜這件案子，軍法機關未便干預，法庭又不公然打板子，教育部也不是『遵古法製』，『扑作教刑』。最好還是孔氏族人無

須告狀，卽由孔氏家長戶首把這扮飾的孔子拿下，賞他一頓『紅黑鴨嘴棍』，好在他們的這種刑具，據說還是現成的！

再，史記孔子世家也有說到孔子形狀的：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說他像一匹皇皇無主的『喪家之狗』，到也恰切；所以他老先生聽見了，並

不會提出『公然侮辱』的訴訟，反而欣然笑道：『然哉，然哉！』記得說文狗字下引有『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狗是這麼一種動物，它被人家所豢養，不是無因的。孔子在當時『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都不見用，弄得像『喪家之狗』似的。但到後來，自漢高祖起，他就很得到君主的寵眷了，何患乎無家？居然『世家』起來了。他和他的許多信徒都被請入廟庭，享受冷牛肉和冷豬肉。他的子孫也因祖先之餘蔭而享受一種特權。直到最近的衍聖公。祇因他的學說是極端尊君的，所以就被君主利用。這是不足怪的。狗能替主人『叩气吠以守』，做主人的就投

一片肉或一根骨給它，這有什麼稀奇呢？除非它的主人昏蛋糊塗，不肯賞收它的這種忠順，那末，它就祇合做一匹『喪家之狗』了。淮南子秦族訓道：

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孔子見南子似乎不是所謂『不得已』，而是所謂『欲通其道』的。你祇看他『次乘』以求人主之歡，『擊磬』以抒失意之悶，就可看出他的『皇皇然』了。表演子見南子把孔子扮成『丑末脚色』，不算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假如不能演出孔子的『皇皇然』，『纍纍然』，那種患得患失的樣子，那就要算大失敗了。

八 從八股文說到宋雜劇中之孔子

從前科舉時代用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是『代聖賢立言』的。於是遂有人說八股文實劇曲之變體，八股文係俳優之文，八股先生係俳優之類。你看劉師培說：

明人襲宋元八比之體，用以取士；律以曲劇，雖有有韻無韻之分，然實曲劇之變體也。如破題小講，猶曲劇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猶曲劇之有套數也；領題出題段落，猶曲劇之有賓白也。而描摹口吻，以偈肖爲能，尤與曲劇相符。

乃習之既久，遂詡爲代聖賢立言。然金元曲劇之中其推爲生旦者，曷嘗非忠臣孝子貞婦義夫耶？故曲劇者又八比之先導也。昔人既以傳奇曲劇爲進身之媒，則後世以八比爲取士之用者，曷足異乎！故知八比之出於曲劇，卽知八比之文皆俳優之文矣。乃近數百年之間，視八比爲至尊，而視曲劇爲至卑，謂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

【論文雜記】

八比演述孔子，又酸又腐，偏要說是代聖賢立言；劇曲表演孔子，活形活現，就要說是侮辱孔子。祇因爲做好八比，能夠騙得官做，「一代之功令使然」，劉師培真是

說的痛快極了！

宋朝是一個理學時代，對於孔子應該是特別尊崇，毫無遺憾的了。可是不然；其時既用經義取士，開後來八股『侮聖言』之漸；又准優人扮演孔子，諷刺當時黨國要人，〔注意！此指當時所謂行新法的新黨。〕而不曾引起官司。宋儒中雖不少不明事理的頑固書生，但是對於此等地方卻肯輕輕放過，你還得佩服他們的容忍的態度。現在我且把宋代優人扮演孔子的故事鈔在這裏：

蔡京作宰，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座，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生平無分毫事業。公命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趨從禮室，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爲此而止。

【洪邁，夷堅志】

一 或許因爲這是替孔孟幫忙的戲，當時聖人之徒纔不出來說話，也未可知。不然，孔道輔之流，在宋朝未必會是稀有的人物罷。

九 關於孔子的神話或傳說

關於孔子的神話或傳說，大都出於讖緯，而讖緯之書又大都假託孔子所作的。莊子天道篇說：

孔子……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

史記伯夷列傳索隱說：

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尙書，十八

篇爲中候。

論衡實知篇說：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
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
邱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
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載意『出爲魯相』，章懷太子注云：

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
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
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
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

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其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這裏所謂「丹書」「素書」，也就是所謂「讖書」。禮記孔疏引鄭玄說：

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後世；若其所欲改，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

鄭玄已說到孔子所以要作緯書了。又隋書經籍志說：

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必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爲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

還有說孔子作緯書或圖讖，直是爲漢帝制法的。春秋緯漢含孳說：

孔子曰：『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敍圖錄。』

尙書中候說：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人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

尙書緯考靈曜說：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玄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握天命，

孔子制圖書。』

春秋緯演孔圖說：

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

赤制。』〔見御覽引〕

這裏所謂『爲赤制』，即後漢書鄧傳傳傳上書王莽所說：

漢歷久長，孔爲赤制。章懷太子注：『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

又宋書符瑞志說：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馨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

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這也是出自於漢人所傳孝經右契，孝經援神契一類的緯書的。戰國之世，已有陰陽家者流；秦皇漢武，尤篤好神仙之術；讖緯之學因而漸盛。於是有儒者化的方士，而有經書式的緯書；有方士化的儒者，而有緯書式的經學。同時，孔子也就變成一個『先知』的神，〔論衡實知篇駁孔子先知之說，可看。〕不可思議的神了。

史記孔子世家不過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到了讖緯書裏就直說孔子是『感生』的了。如說——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證。〕

孔子母徵在游大冢〔御覽作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旁，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

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哀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股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尙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拾遺記三。〕

記得說文裏面有『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謂之天子』

的話。孔子既是『素王』，那末，他和古代所傳感生的天子一樣，那是當然的了！孔子本來是一個人，漢儒要把他變成神。孔子本來不過做過陪臣，漢儒卻把他抬做天子。於是乎『中庸』的平凡的孔子，就披上了一件怪誕的神秘的外衣了！從此孔子一方被人尊之爲神，一方卻被人拉作妖妄的方士一起。例如魏書高祖紀云：

太和九年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

又隋書王充傳云：

有道士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

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

「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楊（羊）後，

明相國代隋爲帝也。」

孔子閉房記直是推背圖燒餅歌一類東西，孔子真成了

預言者的方士了！

十 唱本或鼓詞中之孔子

現在我要談談唱本或鼓詞中的孔子。

孔子的真面目，被漢以來皇帝經學家道學家八股先生一班人穿鑿，傅會，塗飾，擗捨的結果，真是腐臭不堪，中人欲嘔了。倒是我們讀一讀民間文藝中關於孔子的故事，還覺得孔子有生氣些。下面引用的是在陳絕糧：

有一回孔子去衛在陳邦，

也是他時運不至絕了糧。

算起來一時待了七天整，

並無有蔬食菜羹入腹腸。
孔夫子孤身遭難還猶可，
衆徒弟一齊受困實難當。
祇見那從者皆病莫能興，
衆門人餓的愁眉難展放。
祇餓的顏回好學無氣力，
祇餓的閔子侍側意倉皇。
祇餓的宰予晝寢扒不起，
祇餓的仲弓爲人心裏慌。
祇餓的伯牛有疾命難保，
祇餓的子貢能言口難張。

祇餓的冉有爲僕難執轡，
祇餓的子游絃歌聲不揚。
祇餓的子夏問孝色戰戰，
祇餓的子張容貌少堂堂。
祇餓的曾點鼓瑟彈不響，
祇餓的曾子省身依著牆。
祇餓的子華不能騎肥馬，
祇餓的南容懶復白圭章。
這一時樊遲未暇請學稼，
這一時開也不得仕家邦。
這一時高柴原思難爲宰，

這一時琴張牧皮不敢狂。
還有那堪稱君子宓子賤，
還有那雖在縲紲公冶長。
還有那澹臺滅明和有子，
還有那司馬犂耕與秦商。
說不盡個個徒弟和小子，
又祇見子路冲冲志氣剛。
不由的慍見于色向前問，

——君子亦有窮乎？——

尊了聲『夫子容我訴其詳。
咱從無瞞心昧己將人害，

咱從無傷天越理滅穹蒼。

夫子你老安少懷朋友信，

弟子願輕裘肥馬共無妨。

是怎麼好心好意無好報？

是怎麼再三再四受飢荒？」

孔夫子聞聽由言莞爾笑，

說道是：「居，吾語汝，論短長。

你須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這纔是，知命安貧該內當。

倘若是，小人處窮再難忍，

他就要無所不至求富糧。

我終日講道論德心蕩蕩，
你不必怨天尤人氣昂昂！
正是他師徒二人細談論，
來了個九丈大漢道剛強。
祇見他皂衣高冠多威武，
又聽的喊聲如雷震耳旁。
近前來，望著子路要動手。
勇子路也不慌來也不忙。
他這裏伸手拔出七星劍，
和那個九丈大漢戰一場。
他兩個戰來戰去多一會，

分不出誰勝誰敗誰高強。
孔夫子在旁參透其中意，
叫子路抓住腮巴是良方。
子路勇而奮登，仆于地，
原是個金色鯉魚放毫光。
都祇爲夫子在陳遭了困，
這原是天賜鯉魚救素王。
孔夫子絃歌不輟奏悲樂，
子路當時烹魚衆人嘗。
衆師徒一齊出了陳蔡地，
不久夫子得見那楚昭王。

這纔是老天無有絕人路，

『二三子明日遂行』脫災殃。

這篇東西寫孔子和子路等一班門弟子在陳絕糧的故事，很生動有致，很談諧有趣。這豈是四書備旨或四書味根錄之類的東西所能講解得來的？『禮失而求諸野』，真的孔子，有時須求之於民間文藝。我們不得不慨歎於一般聖人之徒，有時竟替孔子幫倒忙了！再舉孔子去齊爲例：

自古大道屬文宣，

他把那天下擔子一擔肩。

十八處刀兵滾滾民遭難，

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

他說道：「花花世界誰是聖主？

聞聽說姜太公的子孫還好賢。」

分付聲：「仲由與我套馬車，

咱上那海岱雄邦走一番。

那一日氣煖天長來的好快，

到了那鷄鳴鎮上打過早尖。

齊景公除道遠迎預備公館，

倒叫他君臣大夥兒犯了難。

「待照著魯國待季桓子，

咱沒有人家那些便宜錢。

待說是草草席地待過去，

又怕他師父徒弟作笑談。……」

商議著封他尼谿爲令尹，

旁邊跪倒個矮子動本參。

他說道：「這個老兒鋪排大，

比不得昔日管仲相齊桓。

君縱有氣概凌霄三千丈，

恐不能壽活彭祖八百年。」

齊景公聽罷奏啟心歡喜，

「你這話正合我的六十三。

俺如今晚上脫了鞋和襪，

誰管保明日裏穿不穿！

好歹的占撮幾日叫他去，

那裏有水磨工夫和他纏！」

老夫子聞聽此言是不能行道，

叫衆徒弟收拾行李好轉家園。……

誰料想，時來運轉官星兒現，

到原籍就得了個中都邑宰官。

不消一月升到了刑部大司寇，

赫赫巖巖操了生殺權。

他開刀先殺了少正卯，

把一個季氏桓子氣炸了肝。……

一封書暗暗的到了青州府，

嚇得那齊國君臣心膽兒寒。……

快把美女選上幾十對，

請戲師打上一夥女兒班。……

選了些淨走不顛的桃花馬，

鞍橋上馱著一班女嬋娟。

出西門一直到了兗州府，

喜得個季氏桓子跳鑽鑽。……

暗地裏花言巧語奏一本，

霎時間金鑾殿內做了梨園。

君臣們一齊跌入迷魂陣，

終日裏和幾個戲子老婆耍笑頑。

老夫子見此光景要上本，
無奈何朝門雖設日常關。

好歹的捱了幾天也看不慣，

他師徒少魂失魄奔了西南。……

一路上觀不盡的『瀟湘景』，

猝然間遇著個瘋子到車前。

他那裏一邊走著一邊唱，

唱的是『雙鳳齊鳴』天下傳。

他說道：『虞舜已沒文王死，

漢陽郡那有韶樂共岐山。

你從前棲遑道路且莫論，

到而今羽翼困倦也該知還。

你看這郢中那有梧桐樹，

何不去尋個高岡把身安？

你祇想高叫一聲天下曉，

全不念那屈死龍逢和比干！

他那裏口裏唱著揚長去，

倒把個孔子聽的心痛酸。……

老夫子走向前來待開口，

他趕著提起腿來一溜煙。

弄的沒滋搭味把車上，

猛擡頭波浪滾滾在面前。

師徒們勒馬停驂過不去，

看了看兩個農夫在那里耕裏。

分付聲：『仲由你去問一問，

你問問那裏水淺好渡船？』

仲夫子聞聽此言不怠慢，

邁開大步走到了近前。

他說道：『我問老哥一條路，

告訴俺那是道口那是灣？』

長沮說：『車上坐的是那一位？』

子路說：『孔老夫子天下傳。』

長沮說：『莫不是家住兗州府？』

子路回答：「然，然，然！」

長沮說：「他走遍天下十三省，

教的那些門徒都是聖賢。」

他說罷竟將黃牛兒向前趕，

你看他達達噉噉緊加鞭。

閃的個好勇子路瞪著眼，

無奈何又向桀溺問一番。

桀溺說：「看你不像本地客，

你把那家鄉姓氏對我言。」

子路說：「家住泗水本姓仲。」

桀溺說：「你是聖人門徒好打拳。」

子路說：『你既知名可爲知己，

你何不快把道口指點俺？』

桀溺說：『夜短天長你發什麼躁，

慢慢的聽我從頭向你言。

你不見滄海變田田變海，

你不見碧天連水水連天！

你縱有摘星換月好手段，

也不能翻過天來倒個乾。

與其你跟著游學到處創，

你何不棄文去武學種田？

白日裏家中吃碗現成飯，

強於你在陳餓的眼珠藍。

夜晚間關門睡些安穩覺，

強於你在匡嚇的心膽寒。

這都是金石良言將你勸，

從不從由你自便與我何干！

說著回頭把地種，

二農夫一個後來一個先。

仲夫子從來未佔個沒體面，

被兩個耕地農夫氣炸了肝。

『若照我昔年那個孟浪性，

定要踢頓腳來打頓拳。』……

這篇東西共有二百八十多句，三千多字。這裏不過節錄它一部分，真是有趣得很。本來論語上面所記『楚狂接輿鳳兮歌』，『子路問津』，以及『孔子擊磬』，『丈人』諸斷片，都是很有文學趣味的。而且我們從這裏面纔可以看出孔子的真性格，真精神。例如——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又如孔子聽得長沮桀溺的話，歎息道：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知其不可而爲之』，要把天下無道變爲有道，這是

救世者的精神！這是革命家的精神！倘若說是孔子真有其偉大之處，這便是他的偉大。孔子去齊一篇開端便說『……他把那天下擔子一擔肩，……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我們不能不說這已經懂得孔子的精神。又何必腐儒經義，高頭講章，纔算宣揚了孔教，尊崇了孔子？我們真可以大膽地說：說書者講說孔子，戲台上扮演孔子，是無損於所謂孔子的偉大，聖人的尊嚴的。倒是說教者宣傳孔教，講壇上講讀孔經，對把孔子偶像化，酸腐化了。從李贄以至吳虞，四五百年來的『反孔運動』，固然因為孔子本身真有不少可議的地方，實則也是由於漢宋以來一班腐儒把孔子偶像化酸腐化而引起的一種反響呀！

十一 石盤（擬狂言）

時代 春秋魯×公時候

地方 魯國郊外某山

人物 孔子 子路 師徒兩人

孔子 今天走得太累了，疲倦得很。我是向來不曉得自己會老的，今朝倒有點覺得。子路，你可覺得走累了麼？

子路 夫子，我不覺得累，祇覺得天氣有點熱。這樣大太陽的天，夫子爲什麼不打傘呢？子貢不是有一

把新買的好傘嗎？

孔子

子路，誰像你的什麼貴重東西都是肯借的，便是用破了也不在乎呢！子夏是一個小器的人，下雨的天，我都不肯開口向他借，何況今朝是晴天呢。

子路

夫子曉得今朝是要上山的，爲什麼手杖也不拿一根呢？有一根手杖在手，上山下嶺不也方便些麼？

孔子

手杖嗎？你怕還不知道。昨天打原壤那老頭兒的腿子打斷了。

子路

夫子常常說我粗蠻無禮，慣好動拳動腿的。您爲

什麼也要動手打人呢？

孔子

子路，我懶得和你多說。我現在口渴得很，你可以下山去找點清水來喝喝罷。你須快去快來，不要貪著玩耍，我在這裏等著哩。

子路

噢，快來的。我也口渴哩。（說完，匆匆下。）

孔子

這孩子慣好招惹是非的。我倒不放心，走去瞧瞧。（下。）

子路

（上。）嚇！喫粗飯，喝白水，睡午覺，這是我們夫子每天的老功課。今朝他卻要遊山了。喝完了開水，又要喝冷水。這個地方有不有清潔的水呢？（四面張望）呃，前面不是一個水池嗎？對

了，對了。（走上前去，剛待轉灣，忽見跳出一隻老虎，大喫一驚。）吓！吓！吓！……（老虎怒吼，張爪撲去。子路閃身一躲，照著虎背，便是幾腳幾拳。老虎負痛逃走，子路快步趕去。）畜生！你這隻畜生！你走到那兒去？……（趕到虎後，捫著尾巴，尾巴斷了，虎卻逃去。）媽的！你要性命，就不要尾巴了嗎？……慢著，這條尾巴怪好頑的。我要把它藏在懷裏，帶回家去，倒看夫子曉得不曉得。……呵呀！來得太久了，說不定夫子又要罵人的。趕快舀水回去罷。（從身旁取下水瓶汲水，忙步回去。）

孔子（皺眉上。）「這個孩子還不見回來，說不定又要鬧出什麼岔子的。」

子路（上。）「夫子，水來了。」

孔子「你爲什麼去這們久呢？累得我等久了。」（忙接水瓶喝水。）

子路「夫子，對不起！剛纔正想到一個問題。」

孔子「什麼問題呢？」

子路（像說不出來似的。）

孔子「什麼問題，你都可以說的。你不要因爲在師長面前就不肯說。你儘管說來好啦。」

子路「夫子，大人殺虎如之何？」

孔子 大人殺虎捉虎頭。

子路 君子殺虎如之何？

孔子 君子殺虎捉虎耳。

子路 小人殺虎如之何？

孔子 小人殺虎捉虎尾。

子路 〔瞪目，咋舌，不知所云。孔子喝水，佯作不見。〕

孔子 子路，前面風景，想必更佳。你可先走一步，看那裏有沒有山路可通哩。

子路 噢，夫子，我去了。（下。）

孔子 〔再取瓶倒水，喝完而下。〕

子路

（上。）奇怪，奇怪！夫子怎麼會知道這回事的呢？他既知道水邊有虎，爲什麼又要我去找水呢？明知山有虎，偏叫虎邊行，這不是明明白白要把我喂老虎嗎？……豈有此理！你這沒良心的老頭子！您既要把我喂老虎，使我不得其死然，您就要莫怪我子路粗漢，勇而無禮了！好，您曉得我懷裏有條虎尾巴，我就把這東西丟掉罷。

（瞥見路旁有一個人家遺下的石盤。）這裏有一個石盤，好極了！我要把他檢起藏在懷裏，回頭打死您這個沒良心的老頭子！（檢起石盤，藏在懷裏。）但是如何下手呢？……

孔子（上。）子路，這裏上去，有沒有山路可通呢？

子路（似乎沒有聽見，還在癡立出神。）

孔子喂！子路，你站呆了嗎？

子路（回頭一望。）夫子，您來了，對不起，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孔子你又有什麼問題呢？你可說來。

子路夫子，大人殺人如之何？

孔子大人殺人用筆尖。

子路君子殺人如之何？

孔子君子殺人用語言。

子路小人殺人如之何？

孔子 小人殺人用石盤。

子路 (大驚失色，連退幾步。石盤從懷裏滾下來！)

附記：

上次所談在陳絕糧那個唱本中，說是子路和一條九丈大漢——鯉魚精，大戰一場。結果，他把鯉魚精殺了，師徒們飽啖一頓，纔救了絕糧之難。考它的來源，出自搜神記。

「孔子扞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

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扈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

明日遂行。【搜神記十九】

子路在孔門弟子中真是一個頂有趣味的人物。我以為他好似舊小說或舊戲劇裏面的張飛程咬金豬八戒牛皋李逵之流的人物。他死的時候那段故事是悲劇，但他活的時候許多故事大都是喜劇。金樓子雜記上載的一段子路『石盤殺師』的故事，這固然和上面搜神記那段故事一樣，未必實有其事，但拿來說明子路的性格，似乎是相宜的。我曾讀過周作人先生所譯日本狂言十番，覺得很有味兒，所以我就把這段『石盤殺師』的故事，演成狂言體的東西罷。

十二 孔門弟子

孔子這位聖人，請他粉墨登場，似乎是自李唐以來，纔偶然有之。可是在孔子的生前死後，他的弟子模倣他的行動就不算是希奇的事了。說到這個，我們首先就會想到他的高足弟子顏回。據說顏回追隨夫子，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的。至於夫子『奔逸絕塵』，纔覺得『瞠乎若後』，有點兒趕不上。祇可惜顏回『不幸短命死矣！』孔夫子也祇得痛哭一場，說是『天喪予！天喪予！』其次就要算到那位有若了。有若比孔子祇

小十三歲，自顏回仲由死後，論他的年齡，學問，似乎都可以算得孔門的『門生長』。何況他天生一副面孔恰像孔子，一班同學那有不恭敬他的呢！所以孔子死後，他便被同學們『共立爲師』了。這一段故事，孟子論衡都會涉及，我以爲還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記，來得較詳而又有趣些。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

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

暮月不宿於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無以應。

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若可算是第一次表演孔子者。本來這一段故事是戲劇的，也可以說是“*One-act Tragicomedy*”據說孔門弟子是有三千之多的，够得上稱爲賢人的，也就有七十多個。『不管七十二也好，七十七也好。』他們師生在那天下滔滔的狂潮裏，掙扎，浮沈，悲歡聚散，是很可以在小說上在戲劇

上表現其不朽的生命之力的。可是不幸得很！他們被尊爲先聖先賢，走到了禮教的殿堂，就離開了藝術的殿堂了。祇有宋代的滑稽雜劇，有涉及孔門弟子的。例如：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燕集多用之。嘉定中，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

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衣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

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詫，以選調爲淹抑。有愆憑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叩十哲而請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堯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慙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啟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岳珂，程史十三。〕

蜀優尤能涉獵古經，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闔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

『吾爲常從事。』

『吾爲於從政。』

『吾爲吾將仕。』

『吾爲路文學。』

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爲何獨

改？』曰：『吾鑽故。汝何不鑽？』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周密，齊東野語十三。〕

這當然不好算是扮演孔門弟子的故事，祇是借以諧謔打諢，諷刺時人而已。不過這已經是很有趣味的了，雖然記載的人說是『侮聖言』。末了，我還要選錄孔門弟子中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於下，以助餘興。

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

公冶長，公冶長！

南山有箇虎馱羊；

爾食肉 我食腸，

當亟取之勿彷徨！

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迹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烏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繯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

公冶長·公冶長！

齊人出師侵我疆。

沂水上，嶧山旁，

當亟禦之勿彷徨！

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
往迹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
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
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釋史九十

五引留青日札。】

十三 孔子與女人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袞衣博帶，攝齊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啟齒。又問曰：

「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太平廣

記卷二百五十二引唐闕史。〕

「文宣王婦人也」，優人竟把聖人來開頑笑，不知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大戴禮本命

云：「婦人者，伏於人者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說聖人爲婦人，未免侮辱聖人了。何況孔聖人自己也看女人不起的呢！記得他曾說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已經和女人過不去了，倒還不算什麼。據說孔家哲學是淵源於一部易經的。孔子又是贊易作十翼的。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他直以爲男女有尊卑貴賤之別，就是把女子看成卑賤的人。孔子的男女觀念見於易經的，大要如此。其他如詩禮春秋所說，似乎都是出於易經。中國人的侮辱女性，原來是有其哲學的根據的。可是

古書上有說到孔子與女人的故事。似乎是和孔子這種男女觀念，開一點小頑笑，那是極『幽默』的。我把他錄在下面：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澆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部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女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免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免然而溢

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

棄之鄙野。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

竊有狂夫守之者矣！」〔韓詩外傳一。又見列女傳辯通

，字句略有不同。〕

這種再三藉故和一個不認識的女郎麻煩，末了還要加以財物的誘惑，假若不是出自主張『男女有別』，謹守周公之禮的孔子，恐怕會有人罵他是登徒子之流，『弔膀子』之輩了。還有一個和這個相類似的故事：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游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虜。夫子不能。

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其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釋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

『南枝窈窕北枝長』，這也是評頭品足的輕薄口吻。再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路婦，不知何處人也，孔子遊行見之，頭戴象牙櫛，謂諸弟子曰：『誰能得之？』顏淵曰：『回能得之。』卽至婦人前，跪而曰：『吾有徘徊之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萬獸集其裏，有

飲而無食，故從夫人借羅網而捕之。』婦人即取櫛與之。顏淵曰：『夫人不問由委，乃取櫛與回，何也？』婦人答曰：『徘徊之山者，是君頭也；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者，是君髮也；萬獸集其裏者，是君虱也；借網捕之者，是吾櫛也。以故取櫛與君，何怪之有！』顏淵默然而退。孔子聞之曰：『婦人之智尙爾，況於學士者乎？』

【唐無名氏玉集十二】

桑女聖於孔子，路婦賢於顏淵，固然孔顏當時未必有這樣的事；但如編造這樣的故事來和孔夫聖人開頑笑，說得像煞有介事，而又不露機鋒，這種『罵人的藝術』，

也就很值得恭維的了。

十四 孔子時代的『蜡』與『儺』

孔子時代的『優人』與『女樂』，他們的樂舞，都是近似戲劇的一種藝術，我已經說過我們不妨認它爲戲劇或一的先代了。還有孔子時代的『蜡』與『儺』，我們也不妨認它都是近似戲劇的一種藝術。不過『優人』與『女樂』那種藝術是貴族的藝術，因爲祇有當時的貴族——諸侯大夫，纔養得起這班『女樂』與『優人』，至於『蜡』與『儺』，纔是那時代的平民藝術，帶宗教性的民間藝術，孔子對於前一種藝術取排斥的態度，對於後一種藝術

就似有相當的理解了。先看他論『蜡』。

子貢觀於蜡。

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

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家語，

觀鄉射篇。】

甚麼叫做『蜡』？王肅注：『蜡，索也。歲十有二

月，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蜡』是那時候的一種祭禮。這種祭禮儀式究竟如何，現在無從確切知道。不過

古代祭禮是須用巫祝以舞降神的。『蜡』是歲終大祭羣神，說不定是有樂舞的。這種樂舞也許是很通俗而又很能引起大衆的快感的。倘若沒有這種樂舞，單止酒食而已，何至於叫『一國之人皆若狂』的歡娛呢？孔子懂得勞樂張弛之道，所以就懂得蜡祭的宗教以外的一種妙用。甚至因此而賦與他一種靈感，他想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想到共同生活，共享樂的一種理想社會。——『是謂大同』姑且不嫌承認禮運一篇是可靠的史料和上面引用孔子家語一樣。可是他的門人子貢言偃之流卻不會懂得。要是子貢不是遇著孔子，而是遇著墨子，就得了一個同調的知己了。墨子是主張『非樂』的，甚至排斥一切藝術。當時也有一個

人——程繁，拿勞樂張弛之道來反駁他。程繁說：

昔者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墨子，三辯。〕

這也是儒墨之道不同的一點。其次，我們要談到孔子時代的所謂『讎』。『讎』也和『蜡』一樣，是當時的一種『禮』。這種『禮』是怎樣的一種形式？周官上說：

方相氏掌蒙態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讎〕以索室毆疫。

又論語上說：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所謂「儺」，似乎就像現在鄉裏人滾龍燈，跳獅子，乃至打清醮，或迎神賽會一類的把戲。孔子爲什麼要說「朝服而立於阼階」？朱熹注：「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蜡」和「儺」在孔子看來，都祇是一種「禮」。在宋人看來「八蜡是三代之戲禮」，【東坡志林】「儺雖古禮而近於戲」。在我們看來，這種「禮」不妨把它看做現在民間流行的各種迎神賽會一類的頑意兒；都可以看做一種帶宗教性的民間藝術。我以爲孔子對於「蜡」與「儺」的態度，祇是出於宗教的

虔誠心理，不是出於藝術的欣賞心理。因為古代的所謂「禮」，大之宗廟祭祀，朝廷聘享，小之處世接物，揖讓進退，實包括一切宗教的儀式，行爲的軌範，朝野的娛樂，種種繁文縟節。那時的藝術祇是隸屬於「禮」的很恭順的臣僕。現在藝術不甘爲臣僕了，禮教還想繼續維持向來的權威。所以就**有藝術和禮教的衝突**。「子見南子」引起來的反響，正是最近顯示這種衝突的一幕。他如浙江某女校排演「**卓文君**」，**上海美術學校及西湖藝術學院的「模兒**」；先後都曾引起過一些反響，又何嘗不是顯示藝術與禮教的衝突呢？

麒麟

田谷
崎潤
漢一郎
譯作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據左丘明，孟軻，司馬遷等之記錄是魯定公第十三年行過郊祭的春初，孔子讓幾個弟子們從於車之左右，由他故鄉底魯國登傳道之途。

泗水河畔芳草青青地發芽。防山，尼丘，五峯之頂底

雪雖然融了，而那像抓着沙漠之沙而來的匈奴似的北風還吹送着嚴冬底別意。勇敢的子路飛翻着紫貂之裘走在一行底前面。帶着沉思的神情底顏淵，誠篤的禮貌底曾參穿着麻履跟在後面。忠實的御者樊遲一邊執着駟馬之銜，時時偷視車上底夫子底蒼老的容顏，想起可傷的放浪底師底一生不覺流淚。

某日一行不覺到了魯之國境，誰也不免傷離惜別地回望故鄉底那方。但過來的路藏在龍山之陰看不見。於是孔子操着琴，用那蒼老的沙啞的嗓子歌嘆道：

『子欲望魯兮，

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

柰龜山何！」

由是接連着三天的向北方，向北方地前進。在茫茫的原野裏忽聽見一種安詳舒適的歌聲，那是一個鹿裘上繫着索帶底老人在畦間拾着落穗，一邊在唱。

——由！你聽了那個歌作什麼感想？

——孔子向着子路問。

——那個老人底歌聲裏聽不出先生底歌中那樣的哀響。他用在大空飛翔的小鳥似的自由奔放的聲音唱着。

——不錯！你可知他就是古老子底門人。名叫林類。

怕已經百歲了吧，還是那樣春一來便到田野裏，多少年間唱着歌，拾着落穗。誰到那裏去同他說說話吧。

這麼一說，弟子之一底子貢走到壩邊，迎着老人問道：

——先生是這麼唱着歌，拾着落穗，難道毫無所恨嗎？

但老人頭也不回還是專心地拾着落穗，一步一步地唱個不住。子貢又追着問他，他纔停聲，把子貢打量一番之後，說：

——我有什麼恨呢

——先生幼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

近，卻有什麼樂趣在這裏拾着穗唱着歌呢？

老人不覺狂笑起來說：

——我以為樂的世上是人都有，卻以為憂。我因為幼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漸近，所以我纔這樣快樂啊。

——人家都好生而惡死，先生怎麼能以死為樂呢？」
子貢再問。

——死與生不過一往一還。在這裏死，就是在那裏生。我知道為着求生而醒寤的是一種「惑」。我覺得今日之死與前日之生沒有兩樣。

老人這麼說又唱起來了。子貢不懂他的話底意思，以

告其師。孔子說：

——這老頭子很能說話，但還像是個得道而未至盡的人。

又是接連幾天的長的旅行不覺過了箕水之流。夫子所戴的緇布之冠被塵埃遮滿了，狐裘也早被風雨褪了色了。

——從魯國來了一個叫孔丘的聖人。他定能授我們那暴虐的君妃以好的教訓和賢明的政治吧。

一入衛國之都，街頭巷尾的人們指着一行的車子便這麼說。那些人們的臉上都因饑餓與疲勞而憔悴了。家家的牆壁上都湛着嗟嘆與愁慘之色。這國裏美麗的花爲着悅宮

裏妃子的眼而移栽了，肥的豚爲着壓妃子的舌而徵發了。暖麗的春天的太陽，無意義地照着灰色的荒涼的街衢。而都城中央的丘上那繡出五彩的虹霓底宮殿像喝飽了血的猛獸似的俯瞰着死屍似的市街。宮裏面打起的鐘聲和猛獸的嘯聲一般傳到全國。

孔子又問子路說：

——由呀，你聽了那鐘聲覺得怎麼樣？

——那鐘聲和訴之於天的沉痛的先生底調子不同，也和聽之於天的自由的林類底歌聲不同，牠讚美着背天的歡樂，歌着可怕的意思。

——唔，不錯。那就是昔衛襄公榨取國中底財富和血

汗造成的林鐘。那鐘一響時由御苑底林子反響到別的林子成爲那樣淒厲的聲音。同時又包着苦於虐政底人民底咀咒與眼淚纔發出那種可怕的聲音。

孔子這樣教他。

衛君靈公命人把雲母之屏，瑪瑙之榻，運到收國原全景的靈台底欄邊，和服青雲之衣垂白霓之裳的夫人南子對飲芳醇的秬鬯，遙望着臥在雲霞深處的野山之春。

——天地都泉水似的流着暖麗的光，爲什麼我國的民家卻看不見時花之色，聽不見好鳥之聲呢？

這樣說，公皺着疑怪之眉。

那是因爲本國的人民無可讚美我公底仁德，夫人底美貌，纔把所有的好花都移入宮牆，甚至連國中底小鳥都一隻隻慕着花香集於御苑。」

侍立君側的宦者雍渠這樣回答。其時適通過靈台下的孔子底車底玉鑾，打破荒涼的街衢底靜寂珊珊地響來。

——坐着那張車從這裏經過的那人是誰？那人底額像堯，那人底目像舜，那人底項像皋陶，肩像子產，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而已。

南子夫人回頭望着將軍指過去的車影說。

王孫賈替她說明道：

——我少時遍歷諸邦，除周之史官老聃以外還沒有看

見像他那樣堂堂的相貌的人。那恐怕就是不得志於故國之政上傳道之途的魯之聖人孔子罷。他生的時候據說麒麟出現，天聞和樂之音，神女下降。又據說他有牛一般的唇，虎一般的掌，龜一般的背，身長九尺六寸，備文王之體。剛纔那個人一定就是他。

——那叫孔子的聖人拏什麼道術教人呢？靈公乾了一盃，問將軍。

——聖人者握着世間一切知識的鍵。但那人以齊家治平天下之道授與諸國之君的。

將軍再這樣的說明。

——我求世間的美色而得南子，又萃集四方底財寶而

成此宮室。此外我想稱霸天下取得與這樣的夫人，這樣的宮室相稱的威權。我很想把那聖人叫來請他授我以平天下之道。

公對着桌子窺探着夫人底紅唇。這因爲平日傳出公底心事的不是他自己的語言，而是由南子夫人的紅唇漏出來的語言。

——我想要看看世界上不可思議的東西。那個臉色悲鬱的人若真是聖人他一定能讓我看見許多不可思議。

說着夫人拾起夢一般的明眸，遙送着去得遠了的車跡。

孔子底一行剛要走到北宮之前，一位儀容整肅的官長率領着許多隨從，策着屈產的駟馬，空着車右之席恭迎一行。

——我是奉靈公之命來迎先生底仲叔圉。先生此次上傳道之途四方各國都聽得說了。在長的旅途中先生底翡翠之蓋被風吹破，車軛下也發出重濁之音了。請乘此新車，枉駕宮殿，授我公以安民治國底先王之道。爲着輕先生底疲勞，在西圃之南底水晶似的溫泉在那裏沸騰着；爲着潤先生底咽喉，御園中底芳香的橙，橘，在枝頭含着甘美的汁；爲着慰先生底舌，苑圃底檻中肥美的牛，羊，豕抱着巨腹而眠。請兩月，三月，乃至一年，十年，長駐此邦，

啟我們蒙蔽的心，開我們的盲瞶的眼。

說着仲叔圍下車懇勸爲禮。

——我所望的與其是有莊嚴的宮殿底王者底富，不如是慕三王之道底君主底誠。萬乘之位不足以逞桀紂之慾，百里之國足以施堯舜之政。靈公真有除天下之禍，圖庶民之福底大志，我雖埋骨此土，亦無所悔。

孔子這樣答他。

一會兒一行被引到宮殿深處。一行底黑塗之履在一塵不染的砥石的地板上憂憂的響。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他們通過多數女官一面齊聲唱着一面拋梭織錦的織室之前。從那綿似的盛開着的桃林之蔭聽見苑囿底牛底懶懶的鳴聲。

靈公聽賢人仲叔圍之謀，遠夫人及一切女子，洗淨歡樂之酒浸透的嘴唇，正其衣冠，招孔子於一室，質以富國強兵爲天下王之道。

但聖人關於傷人之國，損人之命底戰爭之事一言不答。就是關於絞民之血，奪民之財底富國之事也什麼沒有說。他不談軍事，不談產業，獨嚴正地談道德之可貴；告以以力服人底霸者之道，與以仁懷天下底王者之道之區別。

——公誠慕王者之德，當先克私慾。

這便是聖人之誠。

從那天起，左右靈公之心的不是夫人之言而是聖人之言。朝則參廟堂問行仁政之道於孔子，夜則到靈台從孔子學天文日時之運行，訪夫人的閨闈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了。織錦室裏底梭聲變成習六藝的宮人底弓弦之音，啼聲，與筆策之聲。有一天公清早獨上靈台，展望國中，但見山野唱着嬌小的鳥，民家開着美麗的花，百姓到田裏努力耕作的都歌頌着公底仁德。公底眼中不覺流着感激的熱淚。

——您爲什麼那樣哭着呢？

那時忽然聽見這種聲音，隨着一種蕩魂的甜香撲公之

鼻，那是南子夫人口中含的鷄舌香，和常常撒在衣上的西域底奇香與薔薇水底氣味。由久已忘記了的美婦人底肉體放出的香氣底魔力簡直要伸出銳利的爪抓住王一般的靈公之心。

——請你別把你那種不可思議的眼睛望着我。別把那柔軟的腕縛着我的身體。因為我雖從聖人學得克制罪惡底法子，卻還不知道怎樣去抵抗美底力量啊。

靈公撒開夫人之手，掉過頭去。

——啊，叫孔子的那個人什麼時候竟把您從我的手中奪去了。我從來就不愛你，是沒有什麼奇怪，可是您沒有不愛我的道理。

這麼說時的南子的嘴唇燃着激怒。夫人嫁到這國裏來以前有過宋公子宋朝那樣的密夫。所以夫人之怒不在丈夫底愛情之衰，而在失了支配丈夫底心底力。

我并非不愛你，從今以後我像丈夫愛妻子一樣的愛你罷。前此我像奴隸事主人，人類崇拜神鬼似的愛着你。舉我的國，我的富，我的民，我的命以買你的歡心，這是我前此的工作。但據聖人底言語，纔知道有比這個還貴重的事。從前你的肉體的美在我是最上之力。但聖人底心聲與我比你肉體更強的力。

講到這種勇壯的決心時，公不知不覺擡頭聳肩注視着生氣的夫人底顏面。

——您決不是那種違背我的言語底強者。您真是個可憐的人。世界上沒有比沒有自己的力量的人再可憐的。我可以馬上把你由孔子手裏奪回來。你的舌頭剛說出那樣了不得的話，但你的眼睛不是已經恍惚地呆望着我嗎。我得着奪一切男子靈魂的方法。我回頭要教那叫孔丘的聖人也做我的俘虜。

說着夫人誇耀地笑了一笑，流眄地望着公，衣裙匆匆地發着纏率之聲離開靈台了。

到那天止保持着平靜的公底心裏，已經有兩個力在鬥爭着了。

——到這衛國來的四方君子總是首先要求見我。聽說聖人重禮，爲什麼卻不見他來呢？

是這樣宦者雍渠傳夫人之旨底時候，謙讓的聖人沒有法子逆她的意思。

孔子和一行底弟子趨謁南子底宮殿，北面稽首。面南的繡帷深處祇略見夫人底繡履。夫人點首答一行底禮底時候，聽得頸飾底步搖與腕環底瓔珞底珠玉相搏的聲音。

——訪這個衛國看見我的面貌的人沒有一個不吃一驚說夫人的頰像妲己，夫人的眼睛像褒姒。先生若真是聖人可否請告訴我自三皇五帝的古昔以來人間有沒有比我再美的呢？

這麼說着，夫人打開繡帷含着明媚的笑把一行招到膝前。戴着鳳凰之冠，插着黃金之釵，玳瑁之笄，穿着鱗衣霓裳的南子底笑容像太陽般的光耀。

——我祇聽得有高的德行底人底事。有美的容貌底人底事我卻不知道。

孔子說。於是南子再問：

——我集了許多不可思議的珍奇的東西。我的櫥裏有大屈底金，垂棘底玉。我的庭子裏有偃佺之龜，崑崙之鶴。但是我還不會看見在誕生聖人時出現的麒麟。也沒有看過聖人胸裏的七竅底心。先生若是真的聖人可否讓我看呢？

於是孔子改容，用嚴格的調子答道：

——我不知道什麼不可思議的，珍奇的東西。我所學的都是些都知道，并且不能不知道的事。

夫人乃柔和其詞的說：

——見着我的容貌，聽見我的聲音的人總是愁銷的眉頭也要展開，沉鬱的容顏也要舒暢的，可是先生卻爲什麼老是那樣難過的樣子呢？我覺得一切難過的樣子都是難看的。我知道宋國一個叫宋朝的少年，那個人雖沒有先生這樣高貴的額頭，卻有春空似的和愛的眼睛。還有我的近侍中有一個叫雍渠的宦者，他雖沒有先生這樣嚴厲的聲音卻有春鳥似的輕情的舌子。先生若是真正的聖人便應該有與

宏廣的心相稱的和靄的臉色吧。我現在替先生趕掉臉上底愁雲，揩掉煩惱的影子。

說着顧左右近侍取出一個盒子來。

——我有種種的香。把這香氣吸入煩惱的胸膛時人會一心地想望着一種美麗的幻影之國。

在這樣的言語之下，七個戴着金冠，繫着蓮花之帶的女官捧起七個香爐環繞聖人底周圍。

夫人打開香盒，取種種的香一一投到香爐裏。七條重烟透到金繡之帷冉冉的上升。或黃，或紫，或白的檀香底烟中潛藏着南海之底的巨幾百年的奇怪的夢。十二種底鬱金香凝結着育於春霞底芳草之精。把棲於大石口澤中的龍

涎鍊固的龍涎香底香，由交州產的密香樹底根造成的沉香底氣味，有把人心誘向遙遠的溫美的想像之國底力。但徒然使聖人底臉色更加憂鬱。

夫人很高興的笑着說：

啊，先生的臉色漸漸美麗地光輝起來了。我有種種的酒和杯子。像香底煙給先生的苦痛的靈魂以甜美的汁一樣，酒底點滴也可以使先生莊嚴的身體以輕鬆的安樂吧。

在這種語言之下，七個戴銀冠繫蒲桃之帶的女官很恭敬地把各種的酒和杯子搬到桌上。

夫人把珍奇的杯子一一注以美酒相勸一行。那種酒味

之妙用使人生卑賢正的價值而愛美麗的價值之心。盛在通體透碧的瑤杯之中的酒就和傳達人類所未會嘗過的天底歡樂底甘露一樣。紙似的淡青玉色的自暖之杯注以冷酒時，少頃便沸騰起來溫潤愁人的腸胃。用南海鰓頭做的鰓頭杯伸着生氣一般的紅的數尺之髻，像浪底飛沫之玉似的鑲着金銀。但這也徒然使聖人之眉更加顰蹙。

夫人更笑得起勁：

先生的臉色更加好看起來了。我有各種鳥獸之肉。以香底烟濯去靈魂之苦惱，酒之力鬆了身體之拘束，人非得用豐富的食物培養舌頭不可。

這樣一說，七個戴珠冠，束茱萸之帶的女官用盤子盛

着各種鳥獸之肉搬到桌上來。

夫人又一盤盤地相勸一行。其中也有主豹之胎，也有丹穴之雛，也有昆山龍之脯，也有封獸之躡。把那種甘美的肉啣一片在口中時人心便沒有想起一切善惡的餘裕。但聖人的臉上并沒高興起來。

夫人第三次起勁的笑着說：

——啊，先生的風采更加可敬，先生的臉色更加美麗了。嗅了那種幽妙的香，嘗了那種辛辣的酒，吃了那種濃厚的肉的人可以活在一種凡界的人所不能夢見的強烈的，美麗的，荒唐的世界而逃脫此世的憂煩與苦悶。我現在在先生的眼前把這個世界展開你看罷。

這話一說完，顧近侍的宦者指示滿遮着室的正面的帷陰。疊着深的皺紋低低垂着的錦帷由中央判而爲兩，向左右分開。

帷幕的那一面是對着庭子的階。階下芳草蘼蕪的地面照耀着暖和的春日，無數或仰天，或伏地，或如躍，或如鬥的做着種種姿勢的東西在那裏滾着，疊着，蠢動着。同時聽得時大時小的哀慘悽厲的呼叫。有的像盛開的牡丹似的染着紅色，有的像負傷的班鳩似的戰抖。這是半因犯了此國的峻嚴的法律，半爲供這位夫人底眼的刺戟，被施酷刑的罪人之羣。一個也沒有穿衣的。一個也沒有完膚的。其中也有僅因不合罵了夫人臉上以炮烙殘毀，頸嵌長枷，

耳頸也給刺穿了的男子們。也有僅因惹動了靈公之愛，招了夫人之嫉妒因而被劓鼻，削足，繫以鐵鎖的，美女。把這光景看得入神的南子底容華真像詩人似的美麗，哲人似的嚴肅。

——我時常和靈公同車通過此都底街衢。但見有向靈公以含情的眼色與以流盼的街上的女人都把她捉來與以這樣的運命。我今天想陪着公和先生在街上走走。看過了那些罪人們，想先生也不會逆我的意思罷。

這樣說了的夫人底言語中藏着壓人的威力。用溫柔的眼色說殘酷的語言，是這位夫人底慣習。

西曆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春之某日夾在黃河與淇水間的商墟之地底衛國都城底街市上走着駟馬兩輪的高車。兩個女孺捧着宮扇立於左右，多數文官女官，跟在周圍的第一駕車上坐着衛之靈公，宦者雍渠，和以妲己、褒姒之心爲心的南子夫人。以弟子數輩擁於前後坐在第二駕車上的是以堯舜之心爲心的鄒邑的聖人孔子。

——啊！那位聖人之德看起來還不及那夫人底暴虐。從今以後那位夫人底言語又會成爲這衛國的法律罷。

——那位聖人的樣子多麼悲哀啊。那位夫人的態度多麼驕傲啊。可是那位夫人的容貌沒有比今天再美的。

佇立在街頭巷尾的庶民之羣口裏這樣說，仰望着行列

之經過。

其夕，夫人特別美麗的化粧，把身子躺在她自己的閨中錦繡的茵蓐上等到更深，早聽見悄然而來的履聲，有叩閨者。

——啊！您畢竟回來了。您再也，永久不可從我的擁抱中逃出去。

說着夫人張開兩手把靈公抱在她的長袖底裏面。那帶着酒香的柔軟的皓腕，就像結而不可解的縛一樣抱着靈公底身體。

——我恨你。你是個可怕的女人。你是亡我的惡魔。

可是我不能離開你。

靈公底聲音抖着。夫人底眼睛閃着惡的誇耀

翌日之晨孔子一行指着曹國重登傳道之途。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是離衛國時聖人所留的最後的言語。這言語載在他那貴重的『論語』中，傳到今日。(轉錄南國週刊)

此
页
空
白

附錄

此页无页码

一 矮奴，侏儒，小丑之類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奉，號爲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類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生所者，祇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

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

這是白居易新樂府裏面的道州民一首，說是『美聖主得賢臣』的。所謂賢臣，即是陽城。他在唐德宗時，作官

道州。據舊唐書陽城傳說：

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竟以其男號爲矮奴。城下車，禁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又據新唐書陽城傳說：

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

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這種『矮奴貢』並不是起於唐朝的，隋朝就已經有了。隋煬帝海山記下說：

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清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義上書云：『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隸素

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小識興亡之所自。……』

這個矮奴也就非凡了又迷樓記也說：

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侍陛下。

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

我們讀了上面引用的兩節文字，就可以知道矮奴原來是被貢入宮廷裏面供役使的人。還得知道矮奴也可以叫做侏儒。或許因為春秋戰國以至秦漢宮廷裏面有供玩弄的侏

儒，後來纔漸漸變到宮廷裏面用供役使的矮奴，也未可知。不過他們二者之間的歷史關係，我們現在很不容易尋找罷了。祇見漢書東方朔傳有這麼一回事：

朔給驕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衆。』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

何謂「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本廐之御騶也。後以爲騎，謂之騶騎。」這麼說來，這種侏儒不是優人，乃是矮奴了。他們的身分祇是騶卒騶從之流。那末，侏儒不僅用以供玩弄，還要用以供役使，已從漢朝開始了。

古代供玩弄的侏儒即叫倡優。所以樂記有「優侏儒」的話。又史記李斯列傳說：「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

滑稽列傳說：『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再，孔子世家記齊景公會魯定公於夾谷，齊有司『使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請命有司把他殺了。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同述這件事，都說孔子所殺的是侏儒；祇有穀梁傳就說是優，而且這個優人叫做優施了。大約古代優人常用侏儒爲之，所以稱優人或稱侏儒。〔參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四至五。〕也間有用巨人爲優的，所以李尤平樂觀賦有『侏儒巨人，戲謔爲偶』的話。〔藝文類聚六十三〕不過古代巨人爲優的記載，究是很少見的了。

無論倡優也罷，侏儒也罷，他們主要的職能祇在諧謔，供人玩弄而已。他們都是『滑稽列傳』裏面的人物。

倡優之常用侏儒爲之，也不過因他矮小或臃腫，具有滑稽的天然姿態罷。

現在戲劇裏面滑稽脚色係小花臉，也或叫做丑，所謂丑脚或小丑是也。有許多人不懂劇情，也不懂唱，但對於小丑那種滑稽的插科打諢，卻是十分欣賞得來的。據說這種專門的滑稽脚色之起源是這樣的：宋徽宗的時候，有鬻國人來朝，使優人扮鬻國人爲戲，開一點頑笑；後來就把這種開頑笑的滑稽脚色叫做鬻。祇因丑鬻雙聲，鬻字筆畫麻煩，就省寫作丑了。其實古代的所謂俳優，幾乎都是以諧謔爲其職能的。直到後來戲劇進步達於某一程度的時候，不能不扮演許多不同身分性格的人物了，纔有分扮各種人

物的專門脚色。例如宋雜劇中有所謂『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還有裝旦，裝孤等名色。到了元雜劇，名色更多，就有所謂正末，副末，狽〔旦〕，狐〔孤〕，靚〔淨〕，搗，獠，捷譏，引戲，等等了。所謂小丑似乎就是遠承宋元雜劇中發喬，打諢，捷譏，那種脚色而來的。再遠一點，就會要上推到原始的戲劇所謂優倡侏儒了。因此我們要說：戲劇裏面最初就有的脚色祇有小丑，或說扮演戲劇起於小丑，都無不可。

二 文人與俳優

所謂文人，自然是屬於從來所謂四民之首的「士」。所謂俳優，俗稱「戲子」，自然是屬於從來看做賤民之類的，所謂倡優皂隸是也。從來文人看不起戲子，戲子自外於文人，中國戲劇文學之不發達，可不是無因的罷。實則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文人俳優是常常相提並論的。這一個時代便是西漢。爲什麼文人俳優得相提並論？文人和俳優有什麼關係？現在根據漢書所載加以論述。司馬遷傳裏說：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文人和俳優在那個時候都不過是供皇帝戲弄的弄臣，「說得好聽一點，便是清客。」都爲流俗所輕視，關於這點，司馬遷也
很有些憤懣不平的意思了。不過那個時候究竟還是重用文
人的。嚴助傳說：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這麼說來，祇有『不根持論』的文人如東方朔枚臯之流，纔被皇帝『俳優畜之』的。什麼叫做『不根持論』？東方朔傳說：

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

又枚乘傳附載枚乘的兒子枚臯，說：

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優，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蝶躄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等得尊官。……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宜房，遊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戈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臯辭賦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談笑，不甚閑靡。……

上文裏面所謂『談調』，『談笑』，『嫫戲』，所謂『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想來就是『不根持論』的意思罷。那時皇帝的豢養這班文人正如豢養俳優一樣，因爲他們都是可以供戲弄的弄臣，不過文人用文字來談

調，嫚戲；俳優用語言或動作來談調，嫚戲而已。王褒傳
說：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
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
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
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
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諷諭，草木鳥
獸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够了，够了，不必再引書了。我們基於這些材料，似乎不妨作一個這樣的結論：

那時的所謂文人——辭賦家，他們所作的辭賦，大都是爲著君主貴族娛悅耳目的。他們或替君主歌功頌德，或陪君主打獵出游，都是要用這種辭賦來鋪張揚厲的。有時遇著君主無事，或是太子有病，也要爲著他們誦讀這種侈麗闛衍的辭賦來

慰藉愁苦，娛樂心神的。這班文人真是和俳優一樣的做著弄臣，他們的作品真是徒爲供著最少數人娛樂或消遣的貴族文學！至於他們借著辭賦來到君主貴族面前諷諭，譎諫，那也是和俳優的滑稽諧謔一樣，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總之，這種文人，這種俳優，都是封建社會裏面的產物，他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三 打蘆花（劇本）

生 「引」有田不耕倉稟虛，有書不讀子孫愚。「白」家和萬事和，何用子孫多！家有一孝子，一家多和睦！卑人閔世翁，乃山東人氏。前妻張氏，所生一子，取名子騫。不幸張氏身故。後妻李氏，所生二子。次子取名子美，三子未曾取名，這也不在言表。公治長老先生有帖相請過莊，赴宴賞雪。有意帶兩個兒子席前學習禮儀，不知他們意下如何。子騫子華那裏？

小生 「白」來了。三九寒天冷，滴水也成冰，爹爹在上，

孩兒有禮。

生 「白」不消爲禮，站過兩廂。

小生 「白」是。爹爹叫孩兒出來，有何話說？

生 「白」叫你出來，非爲別事。公冶長老先生有帖相請過莊赴宴賞雪，帶你兄弟學習禮儀，意下如何？

小生 「白」兒願往。

生 「白」將車輪打上。

小生 「白」是。

生 「白」站在兩廂，聽爲父的訓教。「唱」閱世翁，坐車輪，把子訓教；叫子騫，與子華，細聽父言。爲君的，必須要，有賞有罰；有功臣，賜他的，玉帶紫

袍。爲臣的，必須要，盡忠圖報；東西征，南北戰，建立功勞。爲父的，必須要，把子訓教；父願子，早成龍，皇榜名標。爲子的，必須要，知道行孝；纔算得，世間上，爲人英豪。葬了父，埋了母，蒼天有報；不葬父，不埋母，枉爲英豪。將車輪，來至在，楊成古道；又祇見，子騫兒，痛哭號咷。叫子華，將車輪，荒郊停了；待爲父，下車輪，細問根苗。莫不是，你母親，亡故得早？莫不是，爲父的，把兒養嬌？叫子華，看過了，牛鞭來打；——

小生 「唱」有子騫，被父打，用手遮攔。非是孩兒不聽教，思想前娘淚漣漣。孩兒懷抱胸前冷，狂風吹得背

上寒。

生 「白」且慢！剛纔子篤言道：懷抱胸前冷，風吹背上寒，這又是何道理？有在這裏。子華過來。

奶生 「白」孩兒在。

生 「白」爲父的買材料命你母親造就寒衣，可曾穿在身上？

奶生 「白」穿在身上。

生 「白」甚麼面？

奶生 「白」麻絹面。

生 「白」甚麼裏？

奶生 「白」烏鴉綢。

生 「白」內藏甚麼？

小生 「白」占棉。

生 「白」穿在身上可以煖和？

奶生 「白」煖煖和和。

生 「白」站過一廂。子籌過來。

小生 「白」兒在。

生 「白」爲父的命你母親造就寒衣，可曾穿在身上？

小生 「白」穿在身上。

生 「白」甚麼面？

小生 「白」麻絹面。

生 「白」甚麼裏？

小生 「白」烏鴉綢。

生 「白」內裝甚麼？

小生 「白」也是占棉。

生 「白」占棉就是占棉，說甚麼也是占棉。其中必有緣故。待爲父的拆衣觀看。

小生 「白」爹爹，成功不可朽敗！

生 「白」但看無妨。

小生 「白」要看請看。

生 「唱倒板」一見蘆花好傷心，好一似鋼刀刺我心。背地祇把李氏來埋怨，誰知你做事果不賢。先祇說，多蒙你，將兒打點；又誰知你做事，心辣口甜。將蘆花，

做衣穿，其心何忍？祇凍得，年幼人，戰戰兢兢。思一思，想一想，主意打定；歸家去，與賤人，再把理論。叫子華將車輪，荒郊打轉；要與你母把話言。來至在，大門外，停車駐輪；請上你母親，我有話言。

奶生 「白」有請母親。

旦 「白」來了。「唱」李氏女，清早起，焚香三炷；謝天地，合神明，日月三光。手搭涼棚朝外看，——

生 「白」子篤兒，看你怎麼得了！……

旦 「唱」又祇見，他父子，大放悲傷。李氏女，走上前，把禮恭敬。

生 〔唱〕閱世翁，展愁眉，有禮相還。

旦 〔唱〕清早起，公冶長，有帖相請；爲甚麼，中途路，

又轉回程。

生 〔唱〕中途路，不明事，特來領教。

旦 〔唱〕讀書人，問女流，其理不通。

生 〔唱〕問賢妻，人在世，甚麼爲尊？

旦 〔唱〕有天地，谷神明，日月三光。

生 〔唱〕問賢妻，人在世，甚麼爲尊？

旦 〔唱〕常言道，迺九族，爲人之倫。

生 〔唱〕問賢妻，人在世，何以爲貴？

旦 〔唱〕入了學，中了舉，身入黉門。

生〔唱〕問賢妻，人在世，甚麼爲寶？

旦〔唱〕有珍珠，合瑪瑙，玉石金銀。

生〔唱〕問賢妻，人在世，甚麼爲業？

旦〔唱〕有漁樵，合耕讀，四大明賢。

生〔唱〕問賢妻，身披著，甚麼物件？

旦〔唱〕奴本是，吃齋人，素珠一盤。

生〔唱〕祇要你，心事好，何用齋戒？

旦〔唱〕李氏女，到閨門，那點壞心？

生〔唱〕我問你，造寒衣，可曾造就？

旦〔唱〕不等到，重陽節，早已造成。

生〔唱〕爲甚麼，子鶯兒，中途叫冷？

旦〔唱〕冬九天，下大雪，那個不寒。

生〔唱〕長子冷，次不寒，情理不端。

旦〔唱〕他本是，年幼人，好貪頑耍。

生〔唱〕爲甚麼，子篤衣，蘆花裝定？

旦〔唱〕你妻子，把蘆花，當寶看成。

生〔唱〕那蘆花，既當寶，次子該贖。

旦〔唱〕他本事，年幼人，血脈未純。

生〔唱〕我夫人，穿一件，我不動問。

旦〔唱〕這句話，問得奴，有口難分。

生〔唱〕小賤人，說得他，無辭答對。不由得，閱世翁，

事假成真。手掌手背皆爲肉，那一個親來那一個疏。

將蘆花，做衣穿，其心何忍？祇凍得，年幼人，戰戰兢兢。思一思，想一想，主意打定；接他爹娘把理論。「白」子華！

奶生 「白」有！

生 「白」看文房四寶前來。

奶生 「白」是，文房四寶在。

生 「白」待爲父的修書。「排子」子華！

奶生 「白」在。

生 「白」爲父的修有書信一封，去接外公外婆過莊，午刻

飲宴。

奶生 「白」孩兒遵命。「下」

旦〔唱〕一見子華去門庭，不由李氏自思忖。倘若爹娘來

到此，有何面目見雙親！〔下〕

老丑〔白〕大雪霏霏下，

老旦〔白〕柴米俱漲價。

老丑〔白〕李老公。

老旦〔白〕在下李老婆。

老丑〔白〕媽媽，外面大雪霏霏，你我來圍爐向火。

奶生〔上〕〔做狗叫〕

老丑〔白〕外面黃狗叫，必有貴客到。來，來！二老將門

開了。媽媽，青天白日，黃狗都掉謊。我道是誰？原
來子華。爲何坐在我神台上面？

奶生 〔白〕有人知道，是你外孫。

老丑 〔白〕無人知道？

奶生 〔白〕是你家活祖宗。

老丑 〔白〕還不下來！天降大雪，來到我家，爲了何事？

奶生 〔白〕爹爹有書前來接外公外婆過莊飲宴。

老丑 〔白〕媽媽，閨姐夫今日一請，明日一接，把我二老

接得不好意思。

老旦 〔白〕老老，自古道，天子脚下有貧親，乃是去得的。帶關兩扇門，鑰匙上了身。

老丑 〔白〕乃是出門遇貴人，還不見路。

奶生 〔白〕隨我來。

老丑 「唱」子華帶路往前走，老漢言來聽從頭。富貴之人件件有，惟我貧人百事憂。身上好衣都沒有，好一比齋公和尚不吃葷油。

老旦 「唱」老把話錯出口，且聽老身說從頭。甚麼親戚合朋友，自古貧來親也疏。躬身來到閔門口，子華前去說根由。「白」子華，快去請你爹爹。

奶生 「白」有請爹爹。

生 「白」來了。子華回來了？

奶生 「白」回來了，外公外婆接到。

生 「白」爲父的前去迎接。二位尊愛在那裏？

老丑 「白」閔員外在那裏？

生 「白」尊愛請進。

老丑 「白」有進。

生 「白」尊坐。

老丑 「白」有坐。

生 「白」尊愛在上，小婿禮到。

老丑 「白」不消施禮。請坐。

生 「白」小婿告坐。

老丑 「白」閔姐夫，今日一接，明日一接，把我二老接得
不好意思。

生 「白」好說了。

老丑 「白」接我二老過莊，爲了何事？

生 「白」小婿一事不明，特到二老跟前領教。

老丑 「白」何事不明，三面領教？

生 「白」世間上的人兒可有上中下三等？

老丑 「白」那是有的。

生 「白」上等之人穿喫甚麼？

老丑 「白」穿的不過是綢緞。……

生 「白」下等？

老丑 「白」下等不過粗布衣衫。

生 「白」二尊年過得莊來，可曾觀見兩個外孫身上的光

景？

老丑 「白」未曾觀見。

生 「白」子華見過外公外婆！

奶生 「白」外公外婆在上，外孫禮到。

老丑 「白」你母親造就寒衣，可會穿在身上？

奶生 「白」穿在身上。

老丑 「白」甚麼面？

奶生 「白」麻絹面。

老丑 「白」甚麼裏？

奶生 「白」烏鴉綢。

老丑 「白」內裝甚麼？

奶生 「白」占棉。

老丑 「白」穿在身上可以暖和？

奶生 「白」煖煖和和。

老丑 「白」問了小，不問大，猶恐外人說話。大相公過

來！你母親造就寒衣，可曾穿在身上？

小生 「白」穿在身上。

老丑 「白」甚麼面？

小生 「白」麻絹面。

老丑 「白」甚麼裏？

小生 「白」烏鴉綢。

老丑 「白」內裝甚麼？

小生 「白」這個也是占棉。

老丑 「白」媽媽，這也字不好聽，我二老要拆衣觀看。

小生 [白] 成功不可朽敗。

老丑 [白] 但看無妨。

小生 [白] 要看請看。

老丑 [白] 打，打，打！

老旦 [白] 打甚麼？

老丑 [白] 打飛鵝。

老旦 [白] 那乃是江邊蘆花。

老丑 [白] 我二老轉回家去，多折些蘆花穿在身上，豈不

煖煖和和？

老旦 [白] 老老，蘆花穿在身上，如鐵冰骨，乃是不煖和的。

老丑 「白」看將起來，閔姐夫不是道理，要說他幾句。閔

姐夫！

老旦 「白」賢女婿！

老丑 「白」又道長子也是子，

老旦 「白」次子也是子。

老丑 「白」長子衣裝蘆花。

老旦 「白」次子衣裝占棉。

老旦 「全白」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生 「白」二尊年若問蘆花之事，還要問過你那令愛千金。

老丑 「白」媽媽，不知是那一個？

老旦 「白」就是你女兒。

老丑 「白」就是那賤人！不免叫他出來，教訓他幾句。子
華！有請你母親出來。

奶生 「白」有請母親！

旦 「白」來了。「唱」時纔後面念觀音，忽聽子華請一聲。
來在二門擡頭看，又祇見，我爹媽，到了家庭。不見

爹媽走了罷，——

老丑 「白」不要走！二老等了多久。你躲了初一，——

老旦 「白」難躲十五。

老丑 躲了今日，——

老旦 「白」難躲明日。少不得醜媳婦要見翁姑面。

旦 「唱」倒要前去禮相迎。「白」女兒禮到。

老丑 「白」可惱，可惱！

旦 「白」今日爲何這等模樣？

老丑 「白」閔姐夫說你爲何衣裝蘆花？

旦 「白」日念佛經，還要問過員外。

老丑 「白」閔姐夫！說道蘆花之事，還要問過員外。

生 「白」二尊年在上，小婿有言奉告。「唱」未曾開言淚先

零，尊年在上聽緣因。都祇爲張氏妻亡故，得早丟下

了子鶯兒無人看成。有親戚，合朋友，將我來勸；他

勸我，娶房妻，照管嬌生。走前村，跑後村，俱已訪

盡；纔訪得，二尊年，令愛千金。先祇說，蒙他來教

養；又誰知，背地裏，起了狼心？將蘆花，裝衣內，

其心何忍？祇凍得，年幼人，戰戰兢兢。回頭來，我把賤人叫；當着你爹娘把理論。

旦 「唱」你是夫來我是妻，當着了爹媽把理論。日在佛前念經卷，不知道大相公那些事情。衣裝蘆花我不曉，那一個不知道李氏善人！

生 「唱」李賤人，你祇說，一片善心；爲甚麼，子騫兒，兩樣看成。

旦 「唱」閔員外，說此話，賢愚不等；難道是，子騫兒，自長成人？

生 「唱」爲甚麼，子騫兒，蘆花裝定？

旦 「唱」這句話，說得我，有口難分。

生 「唱」這句話，說得他，無言答對；不由得，卑人要，

怒氣沖沖。手握皮拳將你來打，

老旦 「白」閔姐夫！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生 「唱」又祇見，二尊年，用手遮攔。將身兒坐在二堂上，看看二老怎開交？

老丑 「白」媽媽，看起來，你我女兒不是。前去教他幾句，以便好出閔家的大門。

老丑 「唱」站祇在，閔府廳，一聲高叫；叫一聲，小賤人，細聽分明。曾記得，臨嫁時，何等丁寧！我叫你，到他家，四德三從；第一要，到他家，把良心改正；第二要，到他家，謹守閨門。沒奈何，執拐杖，

將你來打；——

老旦 「唱」你打他，出嫁女，其理不通。

老丑 「唱」這樁事，我不問，媽媽去問；但是我，不
打他，難出閔門！

老旦 「唱」人有臉，樹有皮，其心何忍？待老身，去問
問，自有調停。大相公，裝蘆花，其心何忍？祇凍
得，年幼兒，戰戰兢兢。倘若是，子騫兒，皇榜高
中；也不忘，我的兒，教子有功。

旦 「白」女兒燈光之下，抓錯一把蘆花；還望爹娘講個情
來。

老旦 「白」閔姐夫！我家女兒道是燈光之下，抓錯了一把

蘆花，乃是一樁小事，看在二老的破臉。

生 「白」倘若小婿不在家中，你女兒拏把刀將我兒一刀殺了，也是小事不成？

老丑 「白」我二老好言相勸，反將惡言回答，倒要說他幾句很話。閔姐夫！

老旦 「白」賢女婿！

老丑 「白」我的女兒，在生是隻雞婆，死了是隻鳳凰。

老旦 「白」在生是一條蛇，死了是一條龍。

老丑 「白」蝦子在生無血，死了遍身通紅。

老旦 「白」好比一碗油，不要潑了一點；倘若潑了一點，

我家有許多人難惹。

老丑 〔白〕媽媽，前門已閉！

老旦 〔白〕走後門！

老丑 〔白〕後門上鎖，狗洞也塞了。媽媽！好有一比。

老旦 〔白〕好比何來。

老丑 〔白〕眉毛上掛掃把。

老旦 〔白〕掃臉！

老丑 〔白〕一篙撐得竹篾裏。

老旦 〔白〕該愆〔皆籤〕！

老丑 〔白〕烏龜落得靛缸裏。

老旦 〔白〕確難〔亮藍〕！

老丑 〔白〕我二老，一個好比土地公公，一個好比土地婆

婆，總總還他一個不做聲。

生 「白」先想二尊年辨明蘆花之事，爲何坐在上面，安然不動？有在這裏！不免叫子華過來，拏得文房四寶。且慢！想我千篇文章，萬篇錦繡，一封休書又從那裏寫起？……

奶生 「白」爹爹，從邊上寫起。

生 「唱倒板」未曾提筆先流淚，淚珠滾滾灑胸膛。上寫世翁親筆字，休去李氏不賢良。一不休，李氏女，不敬天地；二不休，李氏女，不孝翁姑；三不休，李氏女，爲人不正；四不休，李氏女，不敬丈夫；五不休，李氏女，拋散五穀；六不休，李氏女，有慢賓

朋；七不休，李氏女，閨門不謹；八不休，李氏女，沒有兒生；九不休來十要休，祇休李氏女看輕前兒。一封休書忙修起，交與尊年看分明。

老丑

〔白〕閱姐夫寫了一張客單子。

老旦

〔白〕不是，乃是一封休書！

老丑

〔白〕要他何用？

老旦

〔白〕將我女兒休出閨門。

老丑

〔白〕那也好，帶起回去嫁得幾十串錢，有錢用了！

老旦

〔白〕老老，常言道：好馬不配雙鞍，好女不嫁二

夫。哎！兒呀！你要懷抱孩兒走到員外跟前討個分上。

旦 「白」女兒不去！

老旦 「白」爲娘的跪下了。

旦 「唱」母親何必來如此！女兒前去討人情。走上前來雙膝跪，從今後，把子騫當寶看成。

生 「唱」髮白頭青事不全，今生你我兩無緣。若要夫妻重相會，除非你死我到黃泉！

旦 「唱」任你打來任你罵，不如拚死在堂前。

小生 「唱」我母親，且息怒，保養精神；孩兒前去講人情。走上前來忙跪下，尊一聲爹爹聽分明。救得母子在一處，孩兒依舊奉雙親。

生 「唱」我的兒倒有痛娘之意，小賤人全無愛子之心。千

看萬看嬌兒面，看在了子騫講人情。我將休書來扯破，狂風吹散滿天雲。

老丑 「白」如此，二老告辭。

旦 「白」天氣寒冷，就在我家多住幾日。請到下面——

老丑 「白」又來打擾。「下」

生 「白」賤人！從今以後，你得把兩個孩兒一般看待。請到後面。「全旦下場」國正天心順，官清吏自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完了」

附記。

此爲湖南民間流行劇本之一，因係演述孔門弟子——閔子騫克全孝道事，故錄存於此。原本出自長沙小西門外周慶林堂所刻，錯字極多，茲惟擇其所知者而訂正之。

孔子與戲劇

一九二〇年付印
出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郵費酌加〕

陳子展著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餘慶里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分售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武昌 太平洋書店
南京 南京書局
長沙 長沙圖書店
本外埠各大書坊

俄

羅

斯

十

女

傑

上海
太平洋行
書店

李蒂甘著
定價一元三角

本書不是怯弱的人們所能讀的，因為他們所畏懼的艱難險阻，在這俄國女兒之前是不能給她們半絲兒戰抖的。阿，她們真偉大呀！本書敘述她們的思想與經歷既極其詳明，而其文筆尤為流暢無比。這不是平平常常的十篇傳記，而是一部可歌可泣極其深刻可愛的藝術作品。

者創首的團喝棒

慕 沙 里 尼

意國費利俄著 孫茂柏陶繹纘合譯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慕沙里尼確是個驚人的怪傑。他曾一手把瘡痍滿目舉國騷然的意大利勃興起來，而形成世界上一個大強國。不過在革命潮流已經掀動的歐洲，意大利却是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總代表。我們為要認識這個怪傑，所以才譯印這本書；但望讀者不要忽視牠的危險性，而被牠那主義麻醉着。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新社會政策

永井亨著 无悶譯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對於歐美諸國的種種社會思潮
與社會施設既詳述靡遺，而於大後
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更能抉
發其底蘊辨析其途徑。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RKE, 著
胡慶育 譯 定價二元四角

增訂再版

本書是現代名著，對於最近十年來（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整個歐洲內各國的實際情形，敘述極詳。茲者再版出書，譯者除訂正了初版的訛誤之外，並增添了最近十年歐洲大事記及歐洲當代名人傳略等文。這確是留心國際問題者必讀之書。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中山後世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增訂再版 一二元三角

半粟編著 晚近六十年間的史實，實是我國歷史上最艱苦最
苦痛最危險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所以本書出世，海內風行
• 只因初版付印倉卒，不無遺漏，用特於再版時，廣事搜求
，盡量補充。計比初版增加五十餘頁，全書達五十萬餘言；
這實是我國目前惟一完美的現代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俄的合作

劉侃元譯述 定價八角

本書敘述蘇俄的合作事業，極其公正而詳備。對於蘇俄施行新經濟政策及新新經濟政策前後的情形，也都有明白的解析。由此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羅志德爾式與莫斯科式的合作運動的原則之差異點，以及前者在根本上傾向上的大起動搖與後者的勢力在各國合作運動中的日形增大的景況。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勞動問題與勞動法

李劍華著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本書除將勞動問題與勞動立法的重要及列國對此之趨勢詳細論列外，更把我國有關於勞動立法的各種法令都搜集攏來了。凡欲對此與社會安寧攸關的重大問題有所研究的，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67B

